

性別化的現代性  
——從鐵凝小說探究當代女性作家的女性意識

學系：中國文化學系

學生號：17076215G

姓名：樊姝廷

第一任導師：潘律老師

評分導師：賈晉華老師

## 摘要

當代文學是中國文學發展的重要時期，更是女性文學張揚的時期。這一時期湧現出了大量優秀的女性作家，她們以自覺的姿態直面人生，以熱情、溫暖、體貼的情懷進行著「女性書寫」，以此對生活在傳統與現實困境中的女性予以關注。而鐵凝卻以自省的視角，通過塑造被男權文化扭曲的各類女性角色，對女性的生存狀態進行叩問和反思，以大膽的勇氣和筆法開創了女性寫作的新局面。

在此論文中，筆者總體性的把握鐵凝不同時期的寫作歷程及其特定文化語境的聯繫，具體分析鐵凝小說文本中的女性身份認同的軌跡及其內涵。按照鐵凝性別身份認同的不同特徵，筆者主要分析不同時期的四部作品，即 80 年代後期的《玫瑰門》、90 年代初期的《對面》和《何咪兒尋愛記》、90 年代末的《大浴女》。第一章主要以《玫瑰門》為例探究女性性別意識的自我覺醒；第二章主要以《對面》以及《何咪兒尋愛記》探究女性身份的自我構建；第三章以《大浴女》為例探究女性主體的自我呈現。在每一章的第一節，筆者對當時的社會思潮和女性觀念做一總體性的概述，這樣即展現了鐵凝身處的時代語境，也可以看到她作品的獨特性。最後是對本論文的全面總結。

關鍵詞：女性主義，女性小說，鐵凝，女性作家

## ABSTRACT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was not only a period for literature development but also an era for the rise of female literature. During this period, a large number of female writers faced their life with a conscious attitude and wrote with great passion, warmth and thoughtfulness with the purpose of paying attention to females living in the traditional and realistic predicament. Tie Ning, the famous writer in this period, who created a new page of female writing with a bold style of writing and courage, made inquiries and introspection toward women's living condition through shaping all kinds of female characters distorted by male chauvinism. The current paper gave a detailed explanation of *Rose Door* and *Big Bath Fema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through theoretical description and text analysis. The author hope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exploration of the road to the emancipation for Chinese women through analyzing the incompleteness and relative thoroughness of consciousnes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grasp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riting process of Tie Ning's different periods and its specific cultural context, and analyzes the trajectory and connotation of female identity in Tie Ning's novel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ie Ning's gender identity, the author mainly analyzes four works in different periods, namely, "Rose Gate" in the "Large in the Late 1990s". Bathing woman. The first chapter mainly uses "Rose Gate"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self-identity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The second chapter mainly explore the self-

construction of female identity with “The Opposite” and “He Mier’s Love to Remember”. The third chapter is “Big Bathing Woman”. For example, explore the self-presentation of female subjects. In the first section of each chapter, the author gives a general overview of the social thoughts and women’s concepts at that time. This shows the context of the age of iron and the uniqueness of her works. Finally, a comprehensive summary of the paper.

Keywords: Feminism, Female Novel, Tie Ning, Female Writer

## 鳴謝

不曾想到碩士的時光結束的竟這般匆匆。當初，帶著對文學的熱情來到香港理工大學，漫溯到文學的更高殿堂，踏上了這場甜蜜而充滿「憂愁」的文學圓夢徵程。這一路走來，理論的貧瘠、思想的淺薄、視野的狹窄，一次次挑戰著當初選擇的固執。但在書山學海中能和智者對話，與先賢攀談，能聆聽名師教誨，能與好友同行，且行其樂，苦中作樂，讓我的生命更有質感，也更加豐盈。在生命中最美好的年華裡，能與文學相伴，我無怨無悔。

碩士的求學之路即將落下帷幕，在此期間，潘律恩師的學識和對於學術的嚴謹都是我永遠也無法企及的，潘老師的諄諄教誨從未敢忘，感謝她嚴厲的指點鞭策著我奮力前行。賈晉華教授作為我的第二任導師，也在論文的過程中給了我非常具有提點性的建議，賈老師的認真也讓我深深折服，受益匪淺。感謝胡光明老師在論文之初告訴我該如何確定自己的論文範圍，使我在論文開題茫然不知所措之時給我指出了方向。也要對朱鴻林院長、韓孝榮主任、梅林寶老師、徐啟軒老師、黃秀顏老師一併說一聲「謝謝」，感謝你們帶我在書海中遨遊，引導我踏上美的歷程。也要感謝我的同窗好友們，尤其是蘇聖涵同學，在寫論文期間我們相互依偎，相知相伴，讓我們的求學生涯孤獨卻快樂，簡單又幸福。最後感謝的是我的父母，你們總是在我最需要的時候給我無限給予和關愛。

這不是終點，這只是人生中又一個新的起點。我遠行的行囊裡，裝滿了恩師們對文學與文化的真知灼見，裝滿著我對文學的熱愛。這是人生中最寶貴的財富，它將滋養我的一生，伴我未來走的更遠！

## 目錄

摘要

ABSTRACT

鳴謝

目錄

緒論

一· 女性性別意識的自我覺醒——以《玫瑰門》為例

- (一) 女性自我意識的建立
- (二) 性別越界與男性觀念的內在化
- (三) 從身體書寫開始的個人化的女性敘事

二· 女性身份的自我建構——以《對面》和《何咪兒尋愛記》為例

- (一) 三重文化交錯中的身份認同
- (二) 男性的窺視中女性尷尬的生存處境——《對面》
- (三) 身體與權力的對抗——《何咪兒尋愛記》

三· 女性主體的自我呈現——以《大浴女》為例

- (一) 罪與罰的社會現實中的女性
- (二) 男性的「祛魅」書寫
- (三) 從身體靈魂中尋求的尊嚴

結論

參考書目

## 緒論

### (一) 研究的範圍：女性小說

本論文所研究的是當代中國最著名的女作家之一鐵凝與中國當代女性小說。這裡的女性小說是對女性文學在體裁上的進一步限定。顯然，對女性文學的研究無疑是女性主義批評的重中之重，但很長時間以來，關於女性文學的界定一直是各說各話，沒有公認可操作的定義。因此，在進入正題之前，我們有必要對這個基本概念作一番梳理。到目前為止，我們可以看到，在女性文學這一概念的使用上，大致存在著三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30年代出現了一些著作，例如，黃英的《現代中國女作家》、<sup>1</sup>草野的《現代中國女作家》、<sup>2</sup>賀玉波的《中國現代女作家》<sup>3</sup>等一批對五四時期女作家進行研究和評價的著作。在這些著作中，他們認為女性文學就是女性寫的文學，即凡是女作家的作品都在此列，它按照作家的生理性別將男性的作品排除在外。女性文學即等同於女性作家的文學，它所確立的性別標準建立在女性作家和男性作家天然的生物學意義的差別之上，而較少關注作家的創作與性別、文化的複雜關係。

第二種觀點，正如譚正壁在書中寫到的：「所謂女性文學史，實為過去女性努力於文學之總探，兼於此與過去女性生活之概況，以資研究女性問題之參考……故女性文學史者，女性生活史之一部分也。」<sup>4</sup>認為女性文學就是有關女性的文學。這樣，此概念一方面不排除男作家有關女性生活的創作，另一方面也同

---

<sup>1</sup> 黃英，《現代中國女作家》（上海：上海北新書局，1931）。

<sup>2</sup> 草野，《現代中國女作家》（北京：北平人文書店，1932）。

<sup>3</sup> 賀玉波，《中國現代女作家》（上海：上海現代書局，1932）。

<sup>4</sup> 譚正壁，《中國女性文學史》（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頁6。

時不包括女作家的非女性生活內容的創作。因為古往今來不涉及女性的文學少之又少，所以這個界定就由於過於寬泛而失去了實際的意義。

第三種觀點，是由西方女性主義的代表人物陶麗·莫依所指出的，認為女性文學應當被理解為女性主義文學，即具有自覺的女性反思意識的文學創作，其本意是對男權文化統治下女性作為一種特定歷史現象和存在的關注。<sup>5</sup>在西方女性主義者羅瑟琳·科沃德看來，「婦女」和「女性」是兩個有差別的概念。<sup>6</sup>「婦女」是指女人對於男性社會所派定的角色認同，而「女性」則是女人自己對於自身性別的確認與命名，其中已經隱含著性別抗爭的人權要求。這一字之改，正是在「性」（性別）的意義上區別於此前的兩種觀念，更強調了對傳統男權文化的否定與批判。

本論文正是在如上所述的第三種觀點，即女性主義意義上使用「女性文學」這個概念。這就是說，所謂女性文學，在這裡是指具有自覺的女性意識的文學，這種文學明確的張揚女性的自我體驗、同時反思甚至批判男權文化下女性的特殊存在。有鑑於此，對女性主義文學的研究，就需要在研究女性體驗的基礎上建立新的模式，而不是採用男性的模式和理論。而女性主義理論的興起無疑為此研究提供了一個切入問題的有效途徑。

## （二）以鐵凝作為個案研究

鐵凝是中國當代文壇一道靚麗的風景線。她剛剛 25 歲就憑藉著《哦，香雪》一舉成名。在其後近 30 年間，鐵凝一直創作力不衰，始終保持著奮進的姿態和

---

<sup>5</sup> [挪]陶麗·莫依著，林建法、趙拓譯，《性與文本的政治》（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2），頁 106-108。

<sup>6</sup> [英]羅瑟琳·科沃德，〈婦女小說是女性主義的小說嗎？〉，見張京媛主編，《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頁 76。

昂揚的激情，長篇小說《玫瑰門》、《大浴女》、《笨花》更是好評如潮。2006年，鐵凝以49歲的華齡當選為中國作家協會主席，成為繼茅盾、巴金之後中國作協新一代掌門人。她的當選一石激起千層浪，鐵凝一時間成為媒體追逐的焦點。這個集政治身份、作家身份和女性身份為一體的特殊人物，以自救獨特的人生經歷和創作經歷，典型的體現了中國當代女性作家的性別認同和身份認同。

鐵凝從1975年18歲時發表第一篇小說《會飛的鐮刀》開始，「不斷走著，勞作著」，<sup>7</sup>勇於追求和探索，憑著一種旺盛的自我更生能力和一種強烈的超越意識，終於成長為「新時期屈指可數的貫穿性作家」，<sup>8</sup>以其創作的實力展示著女性文學的成就。選取這樣一位作家個案進行研究，無疑具有一般作家所無可比擬的典型性和示範性。

作為作家，鐵凝的成長與社會和文化的時代進程同步。女性意識的再度復蘇發生於七十年代末，1977年至1979年，政治的撥亂反正也貫徹到文藝領域。「人」的問題被重新提出來，人們迫切的要求恢復人的價值與尊嚴，人道主義和啟蒙思想又開始成為作家反思歷史、審視現實的武器，從而接續上了「五四」文學的精神血脈。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女性文學沿著兩條線索展開，一是對外部世界加以剖析和關照，一是對女性自身的內部世界加以審視和反思，當內部和外部的探索向縱深推進並交融互滲後，這一時期的女性文學在對「五四」精神回歸的同時又超越了「五四」。女性意識的覺醒在這兩個不同階段呈現出不同的走向，「五四」時女性意識的覺醒是導源於由外而內的文化變革，而此時期女性覺悟是發生於由內而外的文化裂變。在七八十年代特定的文化語境中，眾多的女性作家

---

<sup>7</sup> 鐵凝，〈就這樣走著，勞作著〉，見《鐵凝文集5》，頁32。

<sup>8</sup> 戴錦華，〈真淳者的質詢——重讀鐵凝〉，頁36。

萌發著肩擔道義的啟蒙使命和社會代言人的文人意識，以自覺的社會同行者的身份不斷匯入到「傷痕」、「反思」、「改革」、「尋根」等文學主潮中，並自覺的從性差異的角度去重新審視自身及其所賴以生存的這個世界。

在經歷了一場摧殘人性的大浩劫之後，與當時文學共同關心的問題合拍，新時期女作家最初的創作是從揭露社會問題，伸張人的尊嚴開始的，這時她們對女性自我價值的認識包含在對「人」的理性判斷之中。鐵凝正是在此時登上了文壇，便不自覺的帶上了 70 年代末興起的個性解放和主情主義思潮的影響，具有該時期小說的抒情化的傾向。鐵凝以特有的敏感捕捉和提煉著生活中的各種引人深思的現象。但此時，鐵凝的作品還比較「清純」，「個人的女性意識並沒有顯露出來」，作品比較「幼稚和淺顯」。<sup>9</sup>

從 80 年代中期起，鐵凝開始尋求自我的突破，她觸及女人、文明、歷史的主題，從而開始了對父權制社會的深刻批判。<sup>10</sup>1986 年是鐵凝創作的里程碑，《近的太陽》、《麥秸垛》的發表，標誌著她開始實現自己審美意象與藝術個性的轉變。鐵凝的作品在題材、主題和手法上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使她在原來的清新、單純、明麗中增添了深沈、含蓄和冷峻的寫作風格，並對女性意識開始進行初步的探索。尤其是 1988 年發表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玫瑰門》，不僅僅是作家個人「迄今為止最重要的一部小說」，<sup>11</sup>而且對中國當代文學來說亦功不可沒。<sup>12</sup>

進入 20 世紀 90 年代，文學思潮、流派的嬗變走向多元化的發展階段。隨著市場經濟的創建，文化發展的走向從「文化——政治」一體化轉向「文化——經

---

<sup>9</sup> 劉莉，《玫瑰門中的女人》（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頁 20。

<sup>10</sup> 戴錦華，〈真淳者的質詢——重讀鐵凝〉，頁 31。

<sup>11</sup> 鐵凝，〈寫在卷首〉，見《鐵凝文集 5》，頁 1。

<sup>12</sup> 劉莉，《玫瑰門中的女人》（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頁 21。

濟」一體化，文藝的生存方式、審美價值取向及其整體性商業化、市場化。大眾文化的興起，極大的衝擊著精英文化和高雅文化的生存空間。處於這樣的歷史場域中，鐵凝寫出了《孕婦和牛》（1992）、《對面》（1993）、《無雨之城》（1993）和《何咪兒尋愛記》（1996），表現出了作者在時代的洪流中對於女性身份的不確定性。此時，鐵凝開啟了對女性生存處境和女性自我的執著探索。

90年代末，鐵凝有幾篇短篇小說被權威期刊轉載，引起輿論的廣泛關注，如《安德烈的晚上》（1997）、《樹下》（1998）、《第十二夜》（1999）。獲得首屆老舍文學獎的中篇小說《永遠有多遠》（1999）承襲了老舍先生寫北京市民社會的傳統，同時又站在女性主義角度描寫了小人物白大省「溫暖而悲涼」的生活。《大浴女》（1999）作為鐵凝的第三部長篇小說更是受到了眾人的關注。此時，鐵凝憑藉高度的女性意識和自我反思的犀利視角，在作品中基本完成了個人女性意識的建構。

### （三）研究綜述

鐵凝的作品一直以來都受到了讀者及評論家的高度關注，而關於其小說的研究幾乎與她的創作同步進行。

于青的〈走出「玫瑰門」——談女性文學中的「自賞意識」〉是最早對鐵凝女性意識進行分析的文章，她認為女性的「自賞意識」是應該值得肯定和讚賞的，但過分誇大女性的魅力無異於在男權社會中強調男性的話語霸權，所以女性自我解放之路不應該侷限於「玫瑰門」的誘惑，而是進入自在的人性高貴之門，無論是社會角色還是自然角色，都應該展現女性特有的魅力。<sup>13</sup>之後賀紹俊在〈女性

---

<sup>13</sup> 于青，〈走出「玫瑰門」——談女性文學中的「自賞意識」〉，《文藝爭鳴》，期3（1989年），頁362-41。

覺醒：從「傾訴」他們到拷問「他們」——論《玫瑰門》及其文學史意義》中主要著眼於鐵凝作品中柔軟的批判方式，沿著於青關於「女性如何解放自我」這一思路，對《玫瑰門》中的女性覺醒及自我解放進行深入探究。<sup>14</sup>直到謝玉娥的〈「大慾」之後的「大浴」——「大浴女」性別意向解讀〉一文出世才為這一問題找到了一個較為滿意的答案，她認為鐵凝不光為我們呈現出在歷史和現實情境中，在男權意志操縱下女性的真實生命本相和生存圖景，並且還為女人找到了兩條出路。<sup>15</sup>一條是精神世界中的自我拯救之路。謝玉娥認為小說《大浴女》在充分肯定女性合理慾望的基礎上，提出了「培植心靈花園」這一命題。另一條則是兩性平等、和諧相處之路。謝玉娥在文章中提到，對於男性，鐵凝的態度經歷了從尖銳批判到溫和包容這樣一個轉變，在早期作品中大芝娘的丈夫和陸野明都是不負責任的男人，莊紹儉更是以婚姻的名義向司綺文傾倒著骯髒的東西。

蕭虹較早的注意到了關於鐵凝女性意識的解放在小說中的體現，她認為鐵凝在早期作品《灶火》中就已經把女性從傳統性別觀念中解放出來了。同時，蕭虹還認為《麥秸垛》中大芝娘和沈小鳳都是出於主動地位，積極的追求自己性慾的滿足，這是對傳統觀念的挑戰。<sup>16</sup>戴錦華從整個社會的女性意識發展入手，她認為五四之後的女人依然沒有自己的位置，她們的頭上依然是「男性的天空」，女性的命運在一如既往的輪迴，除了「化妝成男人」和繼續「扮演（傳統）女人」外，別無選擇。因此她認為，儘管姑爸把自己打扮成了男人，還是無法逃脫一根通條對她女性身體的確認，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依然在某種程度動搖了傳統女性觀。

---

<sup>14</sup> 賀紹俊，〈女性覺醒：從傾訴「她們」到拷問「她們」——論《玫瑰門》及其文學史意義〉，《海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期2（1992年），頁20-41。

<sup>15</sup> 謝玉娥，〈「大慾」之後的「大浴」——「大浴女」性別意向解讀〉，《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期4（2000年），頁12-24。

<sup>16</sup> 蕭虹，〈鐵凝早期作品中的暗流：《灶火》和《麥秸垛》的分析〉，《南方文壇》，期2（1993），頁56-77。

<sup>17</sup> 關於這一問題，于展綏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在鐵凝的筆下，女人的「性」被置換為同道德、人格相關的「母性」，是同傳宗接代聯繫在一起的，與個人生理來的滿足和幸福無關。當司綺文赤身裸體出現在公公面前時，性更是異化為手槍和匕首。因此，鐵凝是一個「現代外衣包裹下的傳統女人」。<sup>18</sup>

關於于展綏在文中提到的「母性」，陳晨對其進行了深入的探究，認為在鐵凝的筆下還有一系列的「母親」形象，比如大芝娘、痛艾和順容，她們靠養育孩子來治療在婚姻中受到的傷害，把失去的丈夫當作親人來惦念。因此，「母性是失去了女性的一種結果。」<sup>19</sup>不過，汪曾祺認為生育是女性的權利，我們的社會長期處於男權統治下，女性地位的喪失使得話語中心無法得知孕婦的真實信息。因此提高孕婦的文學地位，只有「依靠女性敘事話語來實現」。<sup>20</sup>

王春林《蕩滌那複雜而幽深的靈魂——評鐵凝長篇小說《大浴女》》則從分析女性形象出發，指出小說主旨是對「尹小跳、唐菲等類似女性複雜而幽深的人性與精神世界作一番透辟徹底的『蕩滌』、『剖析』與『澄清』」。<sup>21</sup>郝雨〈慾的突圍與潰敗〉認為《大浴女》是一部表現女性對「慾」的「搶奪」和男性對「慾」的「佔有」的小說。<sup>22</sup>2006年出版的長篇小說《笨花》受到《當代文壇》和《當代作家評論》重視，這兩種期刊都分別在2006年第5期為其組織了評論專輯。其中閔紅從女性文學角度分析其作品的敘事倫理，<sup>23</sup>而程桂婷的〈未及盛開便凋

---

<sup>17</sup> 戴錦華，〈真淳者的質詢——重讀鐵凝〉，《文學評論》，期5（1995年），頁28-45。

<sup>18</sup> 于展綏，〈從鐵凝、陳染到衛慧：女人在路上——80年代後期小說女性意識流變〉，《小說評論》，期2（1994年），頁18。

<sup>19</sup> 陳晨，〈鐵凝筆下的女性世界〉，《西安聯合大學學報》，期1（1997年），頁9。

<sup>20</sup> 汪曾祺，〈汪曾祺說鐵凝小說《孕婦和牛》〉，《名作欣賞》，期3（1998年），頁22。

<sup>21</sup> 王春林，〈蕩滌那複雜而幽深的靈魂——評鐵凝長篇小說《大浴女》〉，《小說評論》，期6（2000年），頁31。

<sup>22</sup> 郝雨，〈慾的突圍與潰敗〉，《小說評論》，期5（2000年），頁12-26。

<sup>23</sup> 閔紅，〈《笨花》：女性敘事的隱痛及其藝術解決〉，《當代文壇》，期5（2006年），頁41-55。

零——鐵凝的《笨花》批判〉則從女性自我的重複敘述、時間混亂、知識錯誤等方面對小說進行嚴肅批評，顯示了論者可貴的質疑精神。<sup>24</sup>

雖然鐵凝說：「我一直力求擺脫純粹的女性的目光，渴望獲得一種雙向視角或者叫做『第三性』視角，這樣的視角有助於我更準確的把握女性真實的生存境況。在中國並非大多數女性都有解放自己的明確概念，真正奴役和壓抑女性心靈的往往也不是男性，恰恰是女性自身。」<sup>25</sup>不過還是有一部分人持不同意見，他們認為鐵凝作品中傳遞了與這種觀點相違背的信息。比如，陳立萍就認為鐵凝作品中有很多模仿行為：小孩子模仿成人世界的遊戲，姑爺對男人的模仿，白大省對「西單小六」的模仿，取燈對男性革命者的模仿等等，這些都是弱勢對強勢的模仿，模仿究竟是失去自我還是追求自我呢？因此她認為鐵凝的作品與她的聲明相衝突，有意無意遮蔽了自己的性別劣勢感。<sup>26</sup>

另外關於鐵凝研究專著也紛紛出世，從宏觀上對鐵凝的創作進行了整體的疏理。沈紅芳在《女性敘事的共性和特性——王安憶、鐵凝小說創作比較談》一書中採用女性視角，對王安憶、鐵凝小說創作進行比較。此書共四章，前三章從婚戀、社會人生和兩性慾望三個方面論述兩人的相同之處，第四章則從敘事角度指出兩人之間的相異之處。<sup>27</sup>賀紹俊的《作家鐵凝》雖是一部作家評傳，但卻評多於傳，以鐵凝創作和作品為原色，文筆乾淨，評斷準確，清晰而真實的呈現了作家的生活經歷、創作實踐和思想感情。<sup>28</sup>閔紅的《鐵凝與新時期文學》，全書共分

---

<sup>24</sup> 程桂婷，〈未及盛開便凋零——鐵凝的《笨花》批判〉，《當代文壇》，期5（2006年），頁27-40。

<sup>25</sup> 鐵凝，《鐵凝文集5》（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年），頁127。

<sup>26</sup> 陳立萍，〈論鐵凝對女性模仿性生存的女性敘事〉，《長春大學學報》，期3（2006年），頁66-68。

<sup>27</sup> 沈紅芳，《女性敘事的共性與特性——王安憶、鐵凝創作比較談》（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

<sup>28</sup> 賀紹俊，《作家鐵凝》（北京：崑崙出版社，2008）。

為六章，其中第三、四、五章分別論述了鐵凝與新時期女性小說、知青文學及大眾消費文化的關係。<sup>29</sup>

但是站在今天的視角，總結現有的鐵凝研究的成果，筆者認為尚有可以開拓的方面。

第一，加強文化語境及其作用的建構。有些論者力圖借助文本穿透鐵凝的文學慾望與勘測，抵達一個視界融合的彼岸，使理解成為文本擁有的過去視界同閱讀接受主體的現在視界的融合。以王緋和戴錦華等人為代表的一些學者立足於多個文本進行「意義空白」的填充、「關聯域」的尋找或文化的「質詢」，確實提出了許多精彩的個案解析文本和頗富啟發的論點。<sup>30</sup>但是，如果能適當的加強文本所得以產生的文化語境的建構，關注文本與文化語境之間的互賴關係，揭示出文本背後的深層運作機制，應當有助於更全面而深刻的闡明鐵凝之創作的豐富而複雜的內涵。

第二，注重總體性的關照。鐵凝是少數貫穿新時期文學的優秀作家之一，並且現在仍處於創作的黃金期，對她的創作歷程進行總體性關照，探尋其風格的轉變，比較她與其他優秀女性作家的不同，無疑對作家本人和當代文壇都具有重大意義。以往多數的研究是針對鐵凝的某一單個文本所進行的分析，或多評點她 20 世紀 80 年代後期的作品，而少涉及 90 年代之作。我們很少看到通觀的 20 年寫作生涯的論述，更沒有看到立足於鐵凝某個顯著特色的全景式的細讀。

第三，關注鐵凝對女性寫作的意義。鐵凝的作品顯示出一條漸次清晰的女性寫作的發展脈絡。對鐵凝的研究目前多停留在少數女性主義的著作和論文之中，

---

<sup>29</sup> 閔紅，《鐵凝與新時期文學》（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13），頁 134-221。

<sup>30</sup> 王緋，〈鐵凝：慾望與勘測——關於小說《對面》〉，《當代作家評論》，期 5（1994），頁 34-44。戴錦華，〈真淳者的質詢——重讀鐵凝〉，頁 28-45。

因為女性主義理論在學界的相對邊緣性和弱勢，導致評論界對鐵凝為女性文學所作出的貢獻認識不足。

有鑑於此，本論文將總體性的把握鐵凝二十餘年的寫作歷程及其與特定文化語境的聯繫，具體的分析鐵凝小說文本中的女性性別身份認同的軌跡及其內涵。這樣做的目的，一方面展示鐵凝的有益探索與自身的不足，另一方面展現中西女作家在性別身份認同上的不同，從而對女性主義理論引進中國進行必要的澄清和選擇。

#### （四）研究目的和方法

本論文擬借鑑西方女性主義的性別視角及相關理論，並立足於中國的語境，從糾結著主體和權力的身份認同入手，採取個案分析和背景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個案部分主要考察的是被稱為改革開放新時期女性創作的一面旗幟的鐵凝，研究當代女性作家的性別意識，進而探討女性寫作的發展、特質及其面臨的諸多困難和矛盾。由於女性主義的兩大流派各有所長，即本質論與建構論。本質論女性主義代表斯派克·彼得森（Spike Peterson）和安妮·西森·魯尼恩尤其強調男女的生理差異所導致的不同；<sup>31</sup>建構論女性主義突出的社會文化歷史環境對女性構成的影響，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論證說，「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形成的。」<sup>32</sup>她從女性主義對性別的視角第一次將婦女的生物學屬性和她的性別角色分開，為後來女性主義對性別的分析提供了一個嶄新的開端。米利特在《性的政治》中對性別角色進行社會分析，並指出社會性別是社會文化形成的男女有別的社會期望、

---

<sup>31</sup> V. Spike Peterson and Anne Sisson Runyan, *Global Gender Issues*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3), pp. 25.

<sup>32</sup> 西蒙娜·德·波伏娃著，桑竹影譯，《第二性》（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頁 15。

角色分工及行為規範的綜合體現。<sup>33</sup>所以本文在具體策略的運用上，「可以分享後結構主義的洞察力，主張『女性』的範疇需要通過探討主體經驗而得到理論化，需要探討不陷入本質論的有關性別主體的理論。」<sup>34</sup>具體來說，就是一定程度上承認鐵凝與女性作家的女性身份認同具有共性，進而討論女性意識在不同時期的小說中發生變化的軌跡，從而抽取不同時期女性意識的特殊性，並思考造成這種特殊性的原因。

在此論文中，筆者總體性的把握鐵凝不同時期的寫作歷程及其特定文化語境的聯繫，具體分析鐵凝小說文本中的女性身份認同的軌跡及其內涵。按照鐵凝性別身份認同的不同特徵，筆者主要分析不同時期的四部作品，即 80 年代後期的《玫瑰門》、90 年代初期的《對面》和《何咪兒尋愛記》、90 年代末的《大浴女》。第一章主要以《玫瑰門》為例探究女性性別意識的自我覺醒；第二章主要以《對面》以及《何咪兒尋愛記》探究女性身份的自我構建；第三章以《大浴女》為例探究女性主體的自我呈現。在每一章的第一節，筆者對當時的社會思潮和女性觀念做一總體性的概述，這樣即展現了鐵凝身處的時代語境，也可以看到她作品的獨特性。最後是對本論文的全面總結。

### 一 · 女性性別意識的自我覺醒——以《玫瑰門》為例

八十年代中後期，女性作家從不同的側面對女性的解放作了探索。作為女性書寫的代表人物，此時也正是鐵凝走向女性身份認同的關鍵期，最顯著的標誌是

---

<sup>33</sup> 凱特·米利特著，鐘良明譯，《性的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頁 55-58。

<sup>34</sup> 張京媛主編，《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頁 13。

她開始建立起女性的自我意識。由於諸多影響，鐵凝走向自我性別意識的時間被延長了。但一旦覺醒，鐵凝以前的獨特生活經歷就會被照亮。這時，性別認同延長期帶來的阻滯或積壓就會在突然間轉化為文學想象力的不竭資源。這種阻滯越深，其爆發的能量就會越大。

### (一) 女性自我意識的建立

青春期對在「文化大革命」的血雨腥風中成長起來的鐵凝來說，顯得是那樣的非同尋常。一方面，性別身份的認同嚴重滯後；另一方面，在逐步建立自己的性別身份的過程中又發生了「認同危機」。對鐵凝來說，青春期的性別身份認同顯然姍姍來遲。直到 1986 年走出國門，應邀參加奧斯陸國際女作家書展之後，她才有了明確的關於性別問題的思考見諸文字。<sup>35</sup>而對這個「五七之女」來說，<sup>36</sup>到 29 歲才發現自己的性別缺失這一事實顯然已延長了埃里克森意義上的青春期。<sup>37</sup>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性別認同延長不僅是鐵凝個人而且是建國之後女作家群的集體性缺失。在世代相傳的「男權文化為主」觀念的重重束縛下，女性作家要樹立起女性的自我意識必然緩慢而艱難，更是不可避免的會遭遇認同的紊亂或危機。

女性意識並非一些人所指的「性意識」。對此，樂黛雲曾經做過較為貼切的

---

<sup>35</sup> 鐵凝，〈女人的白夜〉，見《鐵凝文集 5》，頁 372。

<sup>36</sup> 鐵凝生於 1957 年，因此作家古華給她奉送了這樣的稱呼。

<sup>37</sup> [美]埃克里·H·埃克里森著，孫名之譯，《同一性：青少年與危機》（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 年），頁 70-76。（埃克里森認為青年期的主要心理狀態是同一性（認同）或同一性（認同）混亂。這時，個體的心理和生理都趨於成熟，他開始走出漫長的成長期，並且試圖通過整合自己青少年期的認同經驗與社會對他的期望來建立自己的社會身份，以便獲得自己的存在證明。對於人的一生來說，這是一個容易出現「認同危機」的關鍵時刻。此刻，容易產生一種角色混亂感，「年輕人對於自己性別上的、種族上的、職業上的和類型上的選擇，採取的是對照而不是綜合，往往被迫做出非此即彼的斷然決定。」青年人只有做出這種決斷和選擇並且形成自己的堅定的認同——「堅實的內在同一性」之後，才能結束他的青年時期並且真正的走向成熟。）

歸納，「女性意識應該包括三個不同的層面：第一是社會層面，從社會階級結構看女性所受的壓迫及其反抗壓迫的覺醒；第二是自然層面，從女性生理特點研究女性自我，如週期、生育、受孕等特殊經驗；第三是文化層面，以男性為參照，了解女性在精神文化方面的獨特處境，從女性角度探討以男性為中心的主流文化之外的女性所創造的『邊緣文化』及其所包含的非主流的世界觀、感受方式和敘事方法。」<sup>38</sup>對女性而言，男女平等意識又是由女性自我意識的強化呈現出來的。

女性的自我意識，具體的表現為女性對自身作為女性以及獨立自主的個人形成自覺的自我醒察。由於父權社會或者是從婦女所充當的功能角色、或者從她所屬的人倫關係出發認識並界定婦女，因此，作為父親和丈夫的私有財產，女性實際上處於無我狀態。女性的自我意識，首先要求把女性從功能角色中分離出來，進而肯定女性作為人的獨立存在。同時，還要求從社會與自然、角色與關係等角度出發對自我本身進行探索，既認識自身也認識世界，把自己從生物存在的唯一價值中解放出來，以便實現女性的社會存在價值。因此，在一定意義上說，女性的自我意識具有承認女性的個人需要、肯定女性自我價值的意義。

與男性的自我意識相比，女性的自我意識建立起來尤其困難。從歷史來講，男人儼然充當著整個人類的當然代表，整個社會都圍繞著男性中心構建起來，因此，男性的自我意識隨著社會與個體的關係、社會關於個人及自我的認識而發生變化。只要人們對婦女的看法不改變，女性的自我就會在文化規範中備受壓制。因此，女性的自我意識是在顛覆傳統與建構自我的雙重過程中完成的。

20 世紀 80 年代後期，鐵凝開始逐漸具有自己的女性意識。她的作品並不刻意強調作者與文本中敘事人的性別身份，但在她的敘事視點和書寫方式中，女性

---

<sup>38</sup> 樂黛雲，〈中國女性意識的覺醒〉，《文學自由談》，期 3（1991 年），頁 12。

立場無疑是小說寫作中最重要結構性因素。面對女性先驅的悲觀表述「女性的天空是低的」（蕭紅），「女性是沒有真相的」（白微），鐵凝在發掘歷史深處女性生存的本相時，以驚人的勇氣和膽識揭開了男權文化的內質。<sup>39</sup>因此，鐵凝走向女性身份認同的第一步是從歷史和社會的角度切入，從清理、否定進而顛覆男性文化的傳統開始的。換言之，鐵凝要想知道「我是誰」，就必須先清楚「我們曾經是誰」。

1988年，鐵凝在《文學四季》上發表長篇小說處女作《玫瑰門》，並於同年出版單行本。這部三十多萬字的作品問世不到半年就成為文壇的熱門話題。作為一名女性作家，鐵凝表現出了驚人的勇敢與真誠的反省精神。在1989年召開的《玫瑰門》研討會上，鐵凝發言說：「我以為男女終歸有別，叫我女作家，我很自然。這部小說我想寫女性的生存方式、生存狀態和生命過程。我認為如果不寫出女人的卑鄙、醜陋，反而不能真正展示女人的魅力。我在這部小說中不想作簡單、簡陋的道德評判。任何一部小說當然會依附於一個道德系統，但一部女子的小說，是在包容這個道德系統的同時又有著對這個系統的清醒的批判意識。」<sup>40</sup>從這段文字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鐵凝已經具有明確的女性意識：其一，她思考問題的起點是從男女的差異出發，而不是大而化之的「平等」，因此並不諱言自己的女性作家的身份；其二，她已經具備了鮮明的女性自審意識，並將對女性的展現和審視作為作品的主題；其三，她認識到女性在世界範圍內的邊緣地位，並力圖保持邊緣的清醒，從而發起對中心的批判。

在《玫瑰門》中，鐵凝是怎樣呈現自己的新的女性意識的呢？西方女性主義

---

<sup>39</sup> 盛英，《中國新時期女作家論》（石家莊：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頁52-54。

<sup>40</sup> 此為1989年2月22日《玫瑰門》研討會的鐵凝發言，見盛英主編，《二十世紀中國女性文學史》（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頁773。

理論家尚瓦爾特曾指出，在男性作家的筆下存在著「厭女症」的現象。<sup>41</sup>他們所塑造的婦女形象有兩個極端：溫柔、美麗、善良、純潔是理想和完滿的女性形象普遍具備的特徵，作為其對立面的則是強悍的蠻婦、可怕的巫婆和淫穢的蕩婦。這種傳統的女性角色正是現實生活中男性對女性的期望和控制、偏見和懼怕。同時，「它又作為一種文化現象長存於人類的歷史之中，使之逐漸成為人類的常規文化心理。它哺育和指導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sup>42</sup>可是，《玫瑰門》中的女人，無論是主要人物司綺紋、蘇眉，還是其他的次要人物如姑爸、宋竹西都遠離了男性臆造的神話，解構或修正了男性對女性的書寫，從而使這部作品真正成為為婦女而寫作的女性意識極強的作品。

## （二）性別越界與男性觀念的內在化

《玫瑰門》中的姑爸出現的次數不多，但這個極具隱喻性的形象必將因其罕見的驚世駭俗而永載文學史冊。姑爸，本是莊家的小姐，司綺紋的小姑子，但她的生命之花在青春年華剛剛綻放的初始便被無情的摧毀了。致使這駭人的凋零的原因，竟然是一個莫名其妙的近乎迷一樣的緣由；而姑爸本人對自己女性生命的扭曲，則演出了一場性別越界的悲劇。這彷彿是一場奇異的化妝舞會，表演者姑爸上演著一個人的熱鬧，而謝幕之後的辛酸、落寞則成為歷史帷幕下眾多女性的隱約暗影。筆者認為，鐵凝在這裡已經觸摸到了文明的實質和文明中的女性心理這一深刻的問題。

### 1、男性觀念的內在化

---

<sup>41</sup> 鮑曉蘭，《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譯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頁 21。

<sup>42</sup> 劉惠英，《走出男權傳統的藩籬——文學中男權意識的批判》（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頁 16-17。

從表面看來，姑爸的悲劇源於一場只有三天的婚姻。在父權制社會中，女性的空間被規定在家庭內，唯一的出路就是出嫁，因此，這個本屬於男女兩性共有的成人儀式對女性來說顯得就非同尋常。《玫瑰門》中的姑爸雖有幸念了女校，但仍未逃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舊式命運。好在「她還偷看過他兩眼。她喜歡，她滿意，為做他的妻子充分的準備著」。<sup>43</sup>「她對自己的婚禮是虔誠的，莊家人對婚禮的準備是嚴格的，莊老太爺為她購置了完全合乎有身份人家的一切。」<sup>44</sup>可是，姑爸走的歡欣氣派，卻回來的慘烈淒清。第三天回娘家的時候，「她披頭散髮的被抬下汽車抬進家門抬進她做姑娘時的閨房」。<sup>45</sup>導致姑爸如此悲慘下場的是新郎在新婚當夜的不翼而飛。讓人驚奇的是，到底是什麼原因使得這個既非革命者，又不是惡棍的普通男人不辭而別呢？大概唯一的解釋就是姑爸長了個大下巴。只因為外貌上的瑕疵就讓這位胸脯豐滿、辮子可愛、裙裾飄飄的富家小姐在人生的旅途中遭受了婚姻的重創，這個事實原本就令人震驚，而受害人其後的自我表現更引人深思。姑爸一躺多天，站起來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完成對自己的重新命名：「她衝入莊老太爺的房中，要莊老太爺立刻替她向全家宣布一件事：要上下人等都不要叫她的本名，她已經改名為姑爸。」<sup>46</sup>

這個又做姑又做爸的女人，從聽覺上享受著普通女性所無法領略的聲譽和權力。然後又為了與這稱謂相匹配，她開始尋找男性的外型特徵：「黑油油的兩條大辮子剪掉了，餘下的部分仿照男性用一道偏分印兒分開；旗袍、長裙換成了西裝、馬褂；穿起平跟鞋並且邁起四方步，煙袋終日拿在手中」。<sup>47</sup>姑爸對女性生命

---

<sup>43</sup> 鐵凝，《玫瑰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頁21。

<sup>44</sup> 鐵凝，《玫瑰門》，頁22。

<sup>45</sup> 鐵凝，《玫瑰門》，頁25。

<sup>46</sup> 鐵凝，《玫瑰門》，頁30。

<sup>47</sup> 鐵凝，《玫瑰門》，頁32。

本相的自我扭曲是如此振聾發聵，讓我們看到這不僅僅是一個女人的悲劇，而是男性觀念被女性自覺的內在化，從而喪失性別主體地位的所有女人的悲劇。

就為了那個生下來就不小的下巴，姑爸時常為它的多餘而苦惱，她不願意多看也不願意別人多看，甚至願意為此免去唧唧我我的自由戀愛的過程，突如其來的去做一個人的新娘。面對大下巴，她還聽從嫂子的建議穿了一件中式高領織錦緞皮襖作為結婚的禮服，用這樣心照不宣的小手段使大下巴埋入高領中。在婦女陷落家庭的漫長歷史過程中，她的主體身份在社會上無法落實，除了自己，她再沒有什麼可資操縱的對象，於是姑爸只能把歷史已久的男性成規作為拉康意義上的「鏡像」，<sup>48</sup>完成對自己的關照和改造。在這個「鏡像」面前，她既可以是自己，也可以是他人。她用男性「他者」的眼光打量自己，打扮自己，進而迎合「美」的要求，但所有這些還是沒有阻止新郎那稀奇古怪的離去。婚姻的期待急轉直下，《益世報》的宣揚更讓「醜聞」廣為人知，姑爸因新婚被棄而徹底的崩潰了。她要從女性自古就有的悲劇中抽身逃脫，她要突圍出來進入男性的自由天地。拋棄女性本名是個拒絕的姿態，「姑爸」的重新命名又是一個偏重於「爸」的聲明。於是，她脫下女兒裝，以換裝的姿態演出了一場性別越界的鬧劇。

## 2、性別越界與分裂的自我

姑爸的性別越界引起了人們最初的疑惑不安，但久而久之便習以為常了。其實，在這看似瘋癲的行動背後卻是關於女性出路的深刻問題。在男權社會中，女性承受著苛嚴的性別歧視，她們的人生之路早就因自身的性別而被他人預先規定。

---

<sup>48</sup> [英]伊麗莎白·萊特著，王文華譯，《拉康與後女性主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75-86。（拉康所強調的是人的主體和有機體之間的區分，但同時他也承認肉體主體和心理主體之間的一貫性。有機體與主體的分離使人沒有必要運用生物學手段來確定性別，也就是說人不一定必須用自身身體上的男性或女性性別特徵來確定性別的話，有些主體就有理由認為自己的身體與自己所選擇的性別身份不相符合，而且她們可以通過一種「假象」或「掩飾手段」來隱藏自己。）

在現實中，她們只有兩條道路可走，即所謂的「木蘭歧途」：或者披掛上陣，建功立業，冒充男性進入現存的秩序；或者解甲還家，著舊時裙，待字閨中。<sup>49</sup>這也正是著名的女性主義理論家克莉絲蒂娃在《中國的婦女》中所說的「女性的永恆處境」。<sup>50</sup>

性別越界無論是強化還是模糊，跨越本身便是對原有位置的偏離、出軌，而這種偏離出軌的狀態也正是思考性別問題的地志圖表。作為「失當的他者」，姑爸是離中心、去中心的，她既在性別認同之中，也同時在其外游移擺盪。這實際上就等於說，在男權已經規定好的兩條道路之外，女性別無他途，她只能是無名、混沌、無意義、無身份。女性，作為人類的物種之一還存在著，而作為一個大寫的人、一個具有主體性的人則消失在歷史的茫茫黑暗之中了。

姑爸是個主動逃離自己的性別身份的典型。而她越主動，越是說明在現實生活中女性的被動。性別理應是生物意義上的差異的延伸，即在性別的自然屬性和勞動分工等方面的差異的合理延伸，但正像馬克思·韋伯所論述的那樣，兩性之間的關係是一種支配和從屬的關係。<sup>51</sup>在我們的社會中，尚沒有人認真檢驗過，甚至尚不被人承認，但卻已制度化了的是男人按天生的權力對女人實施的支配，並且這種性別意識型態得到了歷史的延續。「性別作為一種社會範疇，隨著史前人類社會的變遷，性別原則也必然會發生歷史性的變化，伴隨著世界文明中心的形成而最終確立的父權制，即是制度化的社會性別變遷，從此，性別原則也被賦予

---

<sup>49</sup> 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頁 23。

<sup>50</sup> 李平，《世界婦女史》（海口：海南出版社，1995），頁 26。

<sup>51</sup> 王岳川，《後現代主義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年），頁 33-48。（馬克思·韋伯特別關注的是兩種權力形式：通過社會的，即「男權制的、官吏的或君王的」權威實現的支配和通過經濟權力實現的支配。在男權制中，就像在許多其他支配形式當中一樣，「對生活用品的支配即經濟權，是支配權最常見的和目的性非常強的一種結果，也是它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了性的現實性。」<sup>52</sup> 姑爸非但沒有女性性別意識的自覺，反而躍躍欲試的進入男性的序列，但最後還是被根深蒂固的男權排斥了出來。鐵凝的這種「反性別」書寫，已深入的涉及對人類文明、人類行為方式本身的反思層面。

實施變性行為的心理動機實際上是一個女人在遭遇挫折後所設置的一種防禦機制。面對一個男性所把持的世界，她幾乎出自本能的逃離了性別之所，逃向了處於優勢地位的男性身份。這種自我疏遠的目的恰恰是想克服自身的不安全和沒價值的感覺。但這畢竟是背離生命本相的行為，它促使姑爸尋求性別認同的這個基本焦慮變得異乎尋常的急切。

最終，在精神的錯亂與癡狂中，姑爸得到了人之初的渴望，並以死亡作為對女性走出生命之門後所遭受的歷史命運的徹底逃離。值得注意的是，她夢想的死亡之所，正是生命的最初所在——母親的子宮。對子宮的渴望，透露出姑爸對女性角色的回歸。這是一個女性面對男權社會出於自我保護而打的一場異常艱苦的防禦戰。但因為她對自己性別身份的背離，就導致她身不由己的陷入了自我分裂的境況而不能自拔，只有在其生命的最後時刻，萬念俱灰之時，她才回到了性別的自我。鐵凝在姑爸的身上進行了一種性別越界的嘗試，結果發現人物在一敗塗地之後又回到了性別的起點。始於 19 世紀的經典女性主義理論認為，造成女性與男性之間不平等的原因不是兩性之間的生理上的差異，而是兩性的社會性別差異，<sup>53</sup> 波伏娃的《第二性》就是對這種理論的發揮。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後現代女性主義思潮中的本質論者承認男女是兩個相對立的範疇，她們繼承並修正了傳統女性主義的理論，以解構主義為方法論，重新討論女性解放的見解：男女之間

---

<sup>52</sup> 葉舒憲主編，《性別詩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頁 18。

<sup>53</sup> 張京媛，《女權主義文論》（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頁 33-38。

生物性的差別是思考性別問題的起點。<sup>54</sup>女性只有在正視自己的性別身份的基礎上，才可能進一步培養女性性別意識——以女性的眼光對自身探究，進而將自己從男性的陰影和秩序中剝離出來，還原女性的自我本質。否則，女性的解放將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 （三）從身體書寫開始的個人化的女性敘事

身體對女性來說具有非同尋常的重要性。婦女解放的初始階段正是通過反剝削反壓迫的鬥爭將自己的身體從他人手中或他者的控制中奪回來，以期對自己的身體具有自由支配的權力。隨著風起雲湧的女權主義運動發展到精神的反叛和抗爭的階段，女性開始書寫自己的身體，著眼於女性自我的重新發現和認識，從而爭取軀體覺醒以後在歷史上「說話」的權力。女性的自我意識是通過體認身體這個最直接的現實來實現的。這幾乎是一個劃時代的成就，它標誌著女性作家已走出五四時代的「女兒身份」，真正的長大成人，面對性別自我，尋找著女性的出路。因此，《玫瑰門》對 20 世紀 90 年代中國女性文學的第三次高潮的全面描述無疑成為以陳染和林白為代表的「軀體寫作」的前驅，為 90 年代女性文學的發展起到了功不可沒的鋪路作用。

《玫瑰門》用交叉敘述的方式，一方面真實的記錄了少女蘇眉成長的歷程，另一方面記述了外婆司綺紋的一生。在老中青三代女性的遙遙呼應中，新一代女性的成長頗具有啟示意義——對「自我」的重新發現和認識，首先是從身體開始的。在《玫瑰門》中，身體之於蘇眉就是成長之於女性的關係。蘇眉人生的兩個

---

<sup>54</sup> 張京媛主編，《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頁 72-79。。

關鍵時刻——少年時期身體性徵的出現，青年時期繪畫事業的突飛猛進都源於身體的啟蒙。鐵凝從存在本體論意義上找到了身體的功能，即身體中包含了所有存在的意義和奧秘。

身體是人類最直接因而也是最易忽視的現實。因長期以來話語權的喪失，女性對女性身體的認知走向成人的心理歷程。舅媽宋竹西的豐腴體態給了寄居者蘇眉最初的母親般的溫暖。舅媽宋竹西是這樣進入七歲眉眉的視野：「她仰望第一次與她見面的舅媽，先看見了舅媽那一對蓬勃的大奶。那奶被壓迫在一件淡藍色襯衫裡，襯衫前襟有兩小快濕，像兩朵雲，又像兩塊深色的小補丁。」<sup>55</sup>此後，鐵凝幾乎以迷戀的口吻，一再寫道竹西「覆著金黃色汗毛的」、「逼人的」、豐滿的身體。尤其是夏日中午的洗澡，讓蘇眉覺得「舅媽的哪一部分都應該讓人看，舅媽本是一個該讓人看的人」。<sup>56</sup>還不懂得人體比例和美的關聯的蘇眉，卻在舅媽的裸體上感到了絕無僅有的激動。

鐵凝對肉體的描摹初次顯示了她對於繪畫的鑑賞能力。竹西健美的軀體不僅讓蘇眉獲得了一個絕美的欣賞對象，而且喚起了這個過早的離開母親的小女孩對自己肉體的覺醒，並感受到了自己女性生命的湧動。蘇眉長大成人的過程是與呼之欲出的身體慾望密切相關的，鐵凝對上兩代女性的身體書寫也同樣毫不例外的指向了慾望的萌動，「慾望」一詞成為了小說中反復出現的關鍵詞。司綺紋一生都沒有得到身體的滿足，她有著「慾望造就的一張不可多得的臉，她被慾望滋潤著也滋潤著慾望」；<sup>57</sup>姑爸和司綺紋之間掏耳朵的默契緣於那是一個「兩人都能產

---

<sup>55</sup> 鐵凝，《玫瑰門》，頁 56。

<sup>56</sup> 鐵凝，《玫瑰門》，頁 62。

<sup>57</sup> 鐵凝，《玫瑰門》，頁 77。

生欲望的時刻」；<sup>58</sup>尤其是竹西由於丈夫性能力的突然喪失，她只能借不清不白的打人才能使「一種被壓抑了的慾望終於得到些許釋放」。<sup>59</sup>老一代的女性，身體流浪在慾望的海洋中而不自知，甚至演化成利用身體作為復仇的工具；但到了竹西這一代，女性不僅表現出肉體的覺醒，而且更顯現出直面自身慾望的坦然。

作為「魔女」的竹西，已經意識到女性面對的不僅是男性的中心話語，而且還有女性自身。女性到底以怎樣的方式進行自我觀照成為女性成長的一個關鍵。竹西健康的軀體不僅是一種審美的愉悅，而且是對自己同樣的重要。正如鐵凝多次表達的那樣：「自賞意識其實是不分男女的。我常常感到，懂得欣賞自己，並敢於公開欣賞的人，原本是可愛的。」<sup>60</sup>《玫瑰門》中多次描寫了竹西出浴時的坦然自若：竹西「就那麼隨便的把自己的身體轉向眉眉」，<sup>61</sup>「那麼隨意的對著眉眉為自己做著一切善後工作……於是身體的所有部位便在眉眉的眼前展示」。<sup>62</sup>竹西的特立獨行既是展示又是自賞，這必然建立在女性對自己的生命和與命運相連的慾望充分尊重的基礎之上。「魔女」竹西的坦蕩標誌著女性自身軀體意識的覺醒，鐵凝對「魔女」竹西帶著欣賞意味的塑造則說明女性作家的創作已進入了女性本體的自審期——以嶄新的魔女型形象反動男權文化中的魔女形象，從而對推動人性的現代性進程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正統的男性文學史不會允許女作家有這樣大膽的身體描寫，也不會允許女人如此袒露自身隱秘的慾望。「傳統軀體修辭學的代碼表現出明顯的男權中心立場。這就是說，軀體社會形象的創造權牢牢的把持在男性手中。在形象的設計上面，

---

<sup>58</sup> 鐵凝，《玫瑰門》，頁 77。

<sup>59</sup> 鐵凝，《玫瑰門》，頁 78。

<sup>60</sup> 孟曉雲、鐵凝，〈與文學一起成熟〉，《人物》，期 2（1999 年），頁 23。

<sup>61</sup> 鐵凝，《玫瑰門》，頁 43。

<sup>62</sup> 鐵凝，《玫瑰門》，頁 43。

第一性與第二性的位置判然有別。」<sup>63</sup>但畢竟時代不同了，女性的身體終於從重重遮蔽和桎梏中凸顯了出來：從爭取人身的自由，發展到反文化專斷、爭取女性在文化中的權力，這些對男權文化的抗爭和反叛都是從女性軀體開始的突破，從女性書寫自己的身體開始。鐵凝的貢獻在於：她以自己的創作說明女性走向「自我」的身份意識首先是從身體的認知開始的。由於司綺紋的身體更多的攜帶著男權文化的痕跡，所以這個比誰都懂的做女人的女人最終只是戴著女人的假面流浪在慾望的荒野上而不自知；而到了宋竹西這一代，她已能坦然面對自身的身體慾望，逐漸成為身體的真正主人；到了第三代女性蘇眉那裡，身體不但成了欣賞的對象，還是促成性別自我形成契機。鐵凝對女性身體內涵的層層開掘，有力的啟迪了 20 世紀 90 年代「軀體寫作」的繁榮。

## 二 · 女性身份的自我構建

### ——以《對面》和《何咪兒尋愛記》為例

一個令人深思的現象是鐵凝賦予蘇眉的「反成長」結局幾乎預示了她極高漲的女性文學在 20 世紀 90 年代所遭遇的困惑。在鐵凝的身上，集中的表現了 90 年代女性作家身份認同的矛盾性：一方面，鐵凝幾乎將其豐滿的作品序列從 80 年代延伸到了 90 年代。鐵凝 90 年代的女性寫作，則在這兩個主題的融合與延伸中更加切近了對女性命運的思考與展示。另一方面，新興的商品經濟大潮對作家形成衝擊之勢，使得鐵凝在尋找新的女性身份認同的過程中陷入茫然失措的狀態，從而產生了短暫的女性自我認同的危機。

---

<sup>63</sup> 南帆，〈軀體修辭學：性與肖像〉，《文藝爭鳴》，期 4（1996），頁 21。

### (一) 三重文化交錯中的身份認同

鐵凝在 20 世紀 90 年代的寫作中產生了女性自我身份認定的混亂。這看似匪夷所思的事實，卻是 90 年代的性別文化在一個不斷尋求變化、力求突破自己的女作家身上的矛盾顯現。90 年代的女性小說創作以超乎以往任何時期的盛勢，銳利聳起於中國文壇，從而構成了 20 世紀女性文學的第三次高潮。<sup>64</sup> 這種繁榮景觀充分標誌著中國當代女性意識的覺醒已轉化為女性寫作的主動行為，從性別歧視、性別壓抑、性別遮蔽而真正現身於當代文化的歷史序列中。一個最明顯的事實是，女作家一反 80 年代對自己性別身份的遮遮掩掩，而是大張旗鼓的宣稱自己的女性身份，毫不迴避自己寫作上的性別立場。儘管如此，鐵凝與當代女性作家的性別身份認同依然面臨著重重的困難：女作家必須在被書寫的歷史命運和複雜的社會現實關係中辨認自己的身份和主體性，同時又必須在自我之外的文化空間定位自身和展開主體性的想象，再者還要具有性別意識和文學意識的雙重自覺。因此，女性作家生成新的性別自我的過程必然前路崎嶇又漫長。

雷蒙·威廉斯曾經用同時共存的不同文化——「主導的」、「剩餘的」、和「崛起的」三種文化形態來說明同一時刻社會文化的非單一性。<sup>65</sup> 身份建構即是一種社會產物，又是一種社會過程。在上述三種文化的相互作用下，20 世紀 90 年代

---

<sup>64</sup> 評論界一般認為，中國的女性文學形成了三個高潮：五四時期，新時期和 90 年代，並肯定了女性文學為中國文學作出的貢獻。

<sup>65</sup> [英]雷蒙·威廉斯，《馬克思主義與文學》（牛津：牛津大學出版社，1977），頁 121-127。（雷蒙·威廉斯指出三者之中主導文化居於強勢地位，剩餘的文化和崛起的文化必然受主導文化的支配，但它們的存在卻代表了主導文化之外或與主導文化相對抗的經驗和實踐。剩餘文化是那些往日有效的建立起來的意義和價值觀，它們在今天的文化過程中仍積極的起著有影響的作用。金錢、權力和文化等在當今的身份建構中依然是優越性和價值的標誌，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剩餘文化的作用和影響。在文中，威廉斯特別強調崛起的文化，認為它「永遠不只是一種即時的實踐；它的關鍵在於尋找新形式或改變形式」，因此它對主導文化和剩餘文化都構成挑戰之勢，但反過來崛起的文化本身也受到前兩者的制約，所以並不能自動的成為一種更理想的社會文化的化身。）

中國社會的身份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個緩慢而複雜的過程已經成為社會文化研究的重要課題。如果從性別文化的角度進行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三種文化的交織、對抗、互滲共同作用於女作家對自身性別認同的過程。

首先，從 20 世紀 90 年代的主導文化的角度來看，「男女平等」依然是政府文件和官方話語中的關鍵詞。新中國成立後唯一的婦女組織——全國婦聯及其各級分支機構依然是黨和政府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就使得中國的婦女運動始終附屬於官方政權，而不是一種獨立的帶有性別特徵的運動。在新中國建立之初，「男女平等」作為一個新社會誕生的前置條件先驗的被設定了，並通過《新婚姻法》（1950）、《憲法》（1954）和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平等」從意識形態領域進入了權力範疇，成為社會行為的準則。但這種自上而下的社會化組織層面上的解放儀式的超前，與兩性內在意識層面上的「平等」意識的滯後給女性的自我認同造成了嚴重的心理衝突。經歷了女性雄性化的尷尬之後，表面看起來令人羨慕的「平等解放」卻仍然遭受著意識深處男女性別觀念以及種種社會現實的缺憾造成的圍困和束縛。雖然女性身份認同在 90 年代依然面臨著重重困難，國家意識形態的統治相對寬鬆，但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婦女工作一直是堅定不移的指導方針和強有力的主流話語。

其次，從剩餘文化的角度來分析，中國傳統的兩性關係模式以其巨大的歷史慣性依然存活於社會生活的角落裡，並隨時相機而動。中國傳統的性別內涵可以概括為最核心的兩點：男尊女卑——價值，男主女從——分工。強悍的父權文化以此為標準，不斷教化女性將男權結構的主體化和內在化作為「美德」，使女性自覺的認同男性主流文化，這種反復教化的最顯著的結果是歷史上甚至出現了用

男性製造的話語規範女性自我的《女四書》。<sup>66</sup>儘管百年的中國婦女運動一直致力於消除性別文化的糟粕，但往往社會轉折變動之時就是剩餘的性別文化抬頭之日。伴隨著 1993 年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全面轉軌，以社會學家鄭也夫和孫立平為代表的「婦女回家」標題出現在大眾視野。<sup>67</sup>當政策性的保護婦女的機制讓位於市場化的競爭原則，婦女在經濟參與中同樣面臨「勞動力市場化配置」的挑戰。勞動力過剩的現實和傳統的犧牲婦女保證男性的利益機制相結合，婦女就業難、晉升難和工資水平低等問題相繼凸顯出來。雖然並非婦女走上社會就意味著婦女解放，但讓已經進入社會的婦女再退回到家庭，這顯然是逆歷史潮流而動。而策動這股歷史逆流暗中湧動的，主要是剩餘文化中的男尊女卑、男主女從的觀念。既然改革要付出代價，那麼婦女就首當其衝的成為丟車保帥的犧牲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一些女性主義者指出，20 世紀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是婦女地位的低谷期。<sup>68</sup>

最後，從崛起的文化角度來分析，20 世紀 80 年代後期社會整體的女性意識逐漸增強。對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譯介終於突破了 80 年代初的尷尬處境，開始進入到一個比較自覺的階段，並已經依稀顯示出這一理論的原創性、系統性和階段性的基本形態。一些女性主義名著先後被介紹到中國，其中包括波伏娃的《第二性》、西方第二代女性主義代表人物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奧秘》、第一本進入中國的西方女權主義文學批評著作《女權主義文學理論》等。除了國內學界越來越多的人參與譯介外，一批在歐美留學和供職的中國學者也加入到這個行列中來，

---

<sup>66</sup> 此指漢代班昭著《女誡》，唐代宋若華著《女論語》，明代明成祖的仁孝文皇后著《內訓》，清代王相母著《女范捷纂》。清代王相將這四本書合成定成一冊，名為《女四書》，其中心是宣傳「婦德」，提倡「貞節」。

<sup>67</sup> 林吉玲，《二十世紀中國女性發展史論》（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5），頁 165。

<sup>68</sup> 李小江，《性別與中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頁 4-6。

例如王政主編的《社會性別研究選擇》和鮑曉蘭主編的《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評介》多選用正在海外的中國女性學者的相關論文。這種雙重的學術背景使譯介更多了對比性和針對性，為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提供了更多的理論參考。毫無疑問，女性主義意識的傳播和成熟在現實的環境中構成了新的文化因素，90 年代女性文學創作的繁榮與此有著直接的聯繫，女性的自我意識逐漸明確的成了女性寫作行為的內在支撐之一。

雖然女性主義話語在中國的 20 年經歷遠遠不能與它百餘年的發展歷史相比，但就像許多舶來品話語一樣，它在中國還沒有真正發育成熟就被巨大的社會歷史變遷拋入了費耶阿本德所說的「怎樣都行」的後現代語境之中了。這樣就使問題變得複雜而微妙：一方面，女性主義作為一種反抗話語，堅持政治性的立場是它存在的前提；而另一方面，中國新出現的後現代話語和商業大潮女性主義話語的政治又進行著意義消解。在這種特殊情況下，女性主義話語面臨著兩個挑戰：一方面要繼續 20 世紀 80 年代的任務，進行女性啟蒙和爭取女性話語權；另一方面要時刻警惕後現代話語和商業時代的侵蝕，以防止女性話語權的被消解和被利用。對性別文化身份的認同是一種批判性的認同，這種認同既包含文化的建構又包含文化的解構，這是崛起的性別文化在尋找新形式或改變舊形式的時候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新問題。鐵凝的身份認同的矛盾與困惑正是上述三種文化共同作用的結果。

## （二）男性的窺視中女性尷尬的生存處境——《對面》

鐵凝對於女性處境的思考在小說《對面》中具有鮮明的體現，而這部小說恰恰寫於對中國歷史來說具有特殊意義的 1993 年。從 1978 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

三中全會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到 1993 年第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經過 15 年的醞釀探索，中國社會終於完成了由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而此時，女性作家的書寫背景也隨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更容易使原本飄搖的性別身份建構受到新的意識形態的衝擊。「中國社會的主流意識正發生了一個由極端壓抑人的本能慾望的政治烏托邦理想逐步過渡到人的慾望被釋放、追逐、並在商品經濟的發展中被渲染成為全民族追求象徵的過程，這種變化起先是隱藏在經濟政策開放、建設現代化大都市、與國際接軌等一系列的現代化的話語系統中悄然生長，最終成為這一切目標的根本動機和最終目的。」

<sup>69</sup>作為一位力求尋找變化、勇於突破自我的作家，鐵凝較早的遭遇到了商品社會對女性身份認同的衝擊，因此也較早的表現出了女性身份認同混亂的尷尬處境。早在 1989 年她就曾表達過，「我是太想知道自己是誰了，這太想知道就導致了我不知道我自己。」<sup>70</sup>在社會轉軌的過程中，個體很容易與他所屬的社會文化傳統失去聯繫，失去社會文化的方向定位，不知道自己是誰，從而產生觀念、心理、行為的衝突和焦慮體驗。

經過了父權制批判和女性文化批判，鐵凝在 90 年代初期的創作中對尋找並建構理想的女性自我發起了衝擊。僅以「自賞」這種男女共同具有的心理行為為例，鐵凝發現因社會性別策略的不同，竟也生出了男女有別。真實的女性自我就在社會結構性的力量之下，在壓制與反壓制中悄然存在。她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既超出了本質主義對女性本質的先在性的慾設，也沒有落入西方傳統文化對男性和女性二元對立劃分的刻板模式。女性寫作與男性寫作的本質區別「不在於男人描

---

<sup>69</sup> 陳思和，〈現代都市社會的「慾望文本」〉，《小說界》，期 3（2000 年），頁 11。

<sup>70</sup> 鐵凝，〈三月的一個晚上載福州〉，見《鐵凝文集 5》，頁 103。

寫戰爭女人描寫孩子，而在於兩個性別都表現自身。」<sup>71</sup>90年代，鐵凝的寫作正是在展示性別差異性與女性個體生命獨特性的對立統一中建構起了女性的主體身份。

小說《對面》中的「對面」呈現出兩種面貌：一種是窺視者「我」眼中的「對面」，這是一個獨居的很棒的女人；另一種則是公眾視野中的「對面」，她是南門市著名的游泳教練、市政協委員，她不受金錢、名利之誘惑，安心於國內工作，甘當無名英雄，幾次放棄出國與在國外讀博士的丈夫團聚，因心臟病猝發而不幸逝世。顯然，在「對面」的履歷表中，後者的社會視角掩蓋了前者的私人視角，「我」不認識這樣的「對面」，「更不知道她還有這麼一大堆眼花撩亂的事業。」<sup>72</sup>一個女人真實的自我無人能知，她只能在厚厚的社會面孔下生存。一旦她的自我在一個隱蔽的角落中展露的時候，卑鄙的「我」便趁虛而入置之於死地而後快。這時，「對面」便演化成兩個「對面」——一個是個體的「對面」，一個是社會的「對面」。鐵凝以結束「對面」的生命來說明真實的她不被見容於社會的悲哀。

《對面》以猝不及防的藝術效果引起了讀者的震驚：「對面」遭遇的幾乎是女性生存狀況的一種象徵。窺視者因佔有不得而惡作劇般的實施報復，並乘社會和文化禁忌下人性脆弱之危，或是借助社會和文化禁忌的威懾之力，闖入女性私人生活空間實施一種人性意義的強姦。而女性剩下的只有倉皇而逃，女教練之死正是生命逃亡過程中的一個意外結果。《對面》使女性被男性窺視所干擾和威脅的尷尬處境昭然若揭，這幾乎形成一個女性處境的深刻寓言：「我」作為男性尋找真實的「面對」，但卻無論如何不能接受「對面」作為女性的自我的真實面對。

---

<sup>71</sup> 陳順馨，《中國當代文學的敘事學與性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頁 89。

<sup>72</sup> 鐵凝，《鐵凝文集 3》，頁 72。

一雙窺探的眼睛時刻注意著女性的一言一行，若女性稍有越軌，便會受到男性的苛責重罰，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鐵凝採用虛擬的男性視角可謂是匠心獨運：它在鮮明的暴露出男性隱秘的生理和心理慾望的同時，又呈現出自己的性別意識及潛在的文化批判立場。鐵凝本人對《對面》也情有獨鍾：「相對於我的其他中篇小說，《對面》可能更像一個中篇小說。這裡是指它的結構，在有限的篇幅內所提供的人性深度，敘述的從容簡約以及對性別分寸的把握。」<sup>73</sup>除了小說技術性的因素，她特別強調了「性別」的問題。

經歷了 20 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社會歷史的轉型，鐵凝為這個不斷發生著斷裂的歷史時段提供著文學與性別的思考和見證。當她堅持並延續 80 年代中後期對女性角色、境遇與命運的思考，從女性作為主流社會邊緣人的角色深刻反思男權社會及文化的裂隙、破綻和荒誕的時候，《對面》成為了 90 年代女性寫作的重要代表作之一，並因其多重意義上的反思和內省式的寫作而備受女性主義評論家的稱讚。但當她在參與女性話語和女性身份的建構時，卻因內心深處的矛盾性而顯得力不從心。換句話說，鐵凝仍處於解構有餘而建構不足的階段。就連《對面》的結尾，也在寥寥數語中透露出鐵凝自身矛盾與混亂的尷尬境況：她通過這部分的書寫，對自己原本力度十足的結論進行了再次消解，結果形成了又一層的悖論。讓人匪夷所思的是，「我」間接的殺死「對面」後，一下子由玩世不恭變的純潔了起來，「我」一下子認識到「愛的確是一種能力，我初次體味到這本是一種值得花費心血去鄭重尋找的能力。」<sup>74</sup>小說甚至在一片祥和浪漫的結束：「對面一片清明」。<sup>75</sup>

---

<sup>73</sup> 鐵凝，《鐵凝文集 5》，頁 56。

<sup>74</sup> 鐵凝，《鐵凝文集 3》，頁 93。

<sup>75</sup> 鐵凝，《鐵凝文集 3》，頁 101。

從現實的殘酷，回歸於古典主義的祥和，這個巨大的、突然的轉折，表現出鐵凝自身的無奈。男權文化已經被自己解構，但無數後來的「對面」將如何與「我」相處，則是一個橫亙在眼前的問題。20 世紀 90 年代初，鐵凝深刻的洞察了當代男權社會中女性的文化處境之憂，這顯示了她作為新時期以來一位重要的女性作家的敏銳，但因為不能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有效的建構起女性話語的空間，則必然使其女性身份的認同遭受衝擊。女性依然處於「對面」的位置上，而無孔不入的商品意識形態就是那個防不勝防的「我」。面對商業話語與男權意識的合謀，是警惕、批判還是逢迎、合流，這實在是一個女性寫作所無法迴避的問題。

### （三）身體與權力的對抗——《何咪兒尋愛記》

鐵凝在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的創作，表現出了一個成熟作家對自我及當代社會中女性命運的深刻思考。鐵凝在 1995 年召開的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非政府組織論壇上表現出了謹慎的懷疑：「若是婦女果真同男人沒什麼兩樣了，為什麼還要專門召開一個婦女大會呢？」<sup>76</sup>鐵凝的懷疑既源於對歷史中女性命運的觀照，同時亦根源於她對女性現實處境的深思。

一個顯在的事實是，女性的自我性別意識一經確立，其文化立場便有了與以往大不相同的改觀。無論是在性和政治的顛覆策略上，還是在女性性別書寫與文化反叛的立場上，或者是在女性自我的迷宮與鏡像的展示中，「女性文本以其美學及其詩意上的巨大而鮮明的隱喻性，能動的穿透了當下的生活，彷彿是在明處，又彷彿是在暗處，在 90 年代的歷史文化長河中形成一幅『雙調夜行船』的迷人

---

<sup>76</sup> 鐵凝，《鐵凝影記》（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頁 147。

圖景」。<sup>77</sup>

但我們也應該同時看到問題的另一個方面。由於社會革命「恩賜」的婦女解放淡化了女性的自我反思意識，所以 20 世紀 90 年代女性主體意識中傳統觀念和現代意識交織並存。在每個現代女性身上，都或多或少的表現出這種兩極化傾向，所以 90 年代的女性在思想觀念的深層結構上依然沒有真正的建立起自覺的女性主體意識。鐵凝顯然是看到了主流文化對女性身份的規定、剩餘文化對女性身份的延續、商品社會對女性身份的物化以及女性自身對文化規範的主動迎合，她對商品社會中女性的主體意識的建立更多了痛定思痛的反思。

值得注意的是，鐵凝特別強調描畫「思想的表情」，提倡作家要「無中生有」，堅持「小說對讀者的進攻能力」，<sup>78</sup>與此相呼應，她在 90 年代中期走向女性的自我意識建構過程中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從女性批判入手，反思女性主體自身的缺陷，尤其是商品社會中女性主體對自身的物化。社會的刻板觀念並不希冀女人成為專家，而男人在絕大多數領域都是公認的專家。如果價值身份、具體資源和專長欠缺，那麼個體的自信就很難建立起來。可見，在一個堪憂的文化處境中，女人並不具備通向權力運用的優越條件和機會，這實際就等同於降低了女人的權力。世俗權力或人際權力被期待於男人或女人的方式，是在文化和社會中發展起來的性別角色的一部分。女性最典型的權力形式是間接而不是直接的形式。<sup>79</sup>這既是歷史深處女人無奈的選擇，同時這種權力形式本身也潛移默化的塑造著女人

---

<sup>77</sup> 徐坤，《雙調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寫作》（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頁 6。

<sup>78</sup> 鐵凝，《又見真實》，見《鐵凝文集 5》，頁 205-206。

<sup>79</sup> [美]愛蓮·H·弗雷澤著，張亞利譯，《女人與性角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頁 77-78。（弗雷澤寫道「固定的模式指出，女人被假定的行為是，當在事實上她們運用權力時要好像她們『不在』這樣做。女人被期待不像男人那麼直率，並且更卑怯。這意味著間接的或操縱的而不是直接的權力形式被認為是對女人更典型的形式。」操縱或間接的權力基本上可以被定義為，當影響者行動時，處於影響接受端的人似乎沒有意識到被影響，間接的權力不是對女人平等、開放的數個方式中合理的一個，但它是女人能夠運用的主要方式。

的自我，她們中的一些人甚至發展起扭曲的自我形象，希望以美貌和身體等具體資源換取自己所需要的東西。尤其是在現階段，慾望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生產、膨脹、擴張，女人對間接權力的運用和對報償權力的期待都因主體自身的扭曲而急速增長。

《甜蜜的拍打》和《法人馬嬋娟》都是關於形體殘缺的女人的故事。令人震驚的是，無論是偽裝成貧苦兒童行騙的女侏儒，還是長著羅圈腿、三角眼、獅子鼻、兩顆門牙搭在下唇外的馬嬋娟，都最大限度的將身體殘缺的負價值利用到了極致。前者依靠自己孩童般的身材，以行騙性質的甜蜜的拍打而發財致富；後者更是憑藉著畸形醜陋、裝神弄鬼的「夢無常」而招攬生意，最後自己擁有了保鏢、別墅和替身。在文化勘測的過程中，鐵凝異常冷靜的看到了商品經濟下無奇不有的負價值轉換與現實的真實面目。「三垛」之三的《青草垛》採用第一人稱亡靈馮一早的視角折射出陰陽兩界，於荒誕式嘲諷中流露出對商品物質所包圍的男女關係及婦女生存狀況的深刻擔憂。特別是馮一早青梅竹馬的女友十三苓為了獲得榮華富貴而甘心情願的出賣肉體，三年後受挫變成了一個只知道找好吃喝的白痴。

只有在《何咪兒尋愛記》中鐵凝似乎才稍稍尋找到了一點兒解脫。小說名為「尋愛記」，但文本中沒有出現一個「愛」字，這就敦促讀者思考何咪兒愛的到底是什麼？尋找的到底是什麼？小說描述了何咪兒的三次出逃，而這三次出逃與愛的具體內容緊密相連：第一次，她從福口老家出逃到北京，「尋愛」的對象顯然是錢財。「這真是一個慾望爆炸的時代，人人懷裡都似揣著幾枚灌滿慾望的手榴彈，不辨方向的隨意投擲，有時候投向他人，有時候也向自己引爆。」<sup>80</sup>何咪兒沒研究過好日子的標準，但她「相信錢多不是壞事」。第二次，何咪兒不甘心

---

<sup>80</sup> 鐵凝，《鐵凝文集3》，頁178。

忍受性虐待，從日本人橫山的住所一無所有的出逃。這說明何咪兒在「尋愛」的途中付出了肉體和精神的雙重代價。第三次，何咪兒從自己「靠」上水泥構件廠廠長宏生的小樓裡出逃，因為她覺出了不倫不類的境地，覺出了宏生沒把她當人看。何咪兒為「尋愛」走了一個來回後，又回到了離婚的前夫馬建軍處，因為那裡有最起碼的人格和尊嚴。何咪兒終於沒有在賣身體為生的陷阱中自甘墮落下去，飄蕩北京十餘年的經歷最終教育了她，使她表現了走出「反文化」輪迴的幾許亮色。

自 1993 年以後，女人的身體成為鐵凝小說關注的中心，尤其是身體、權力和主體之間的關係問題。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鐵凝的筆下從來沒有出現過逼良為娼的故事，而全部都是女人自己自覺自願的以身體作為交換條件，她們幾乎是懷著對美好物質生活的一廂情願而傾己所有的。直接權力的缺失，導致間接權力成為女人代代輪迴的權力方式。間接權力宛如懸在女人頭頂的雙刃劍，它在女人獲利的同時，又隨時準備將女人「召喚」成待價而沽的商品。這樣，行使間接權力的女人在潛意識中就將自己結構成物化的對象，將自己當成男性慾望的對象。

憑藉獨特的女性視角，鐵凝對父權制文化發出了深刻的質問，同時也對女性自身提出了嚴厲的批判。如果說在 20 世紀 80 年代後期鐵凝對女性的批判還帶有幾分同情的話，那麼在 90 年代鐵凝對女性人生的批判就日漸犀利。在現代性的進程中，在強大的社會發展進步的時代話語中，女人現在是誰？鐵凝提供的答案是：女人仍然只是間接權力的所有者和使用者。一個只具有間接權力的女人，一個情願被物化的女人，女人用身體這種具體資源換回的到底是什麼？男人的拯救就是女人精神之我再生的保障和途徑嗎？精神主體將何以自新？這是鐵凝對女性自身的尖銳提問。

### 三· 女性主體的自我呈現——以《大浴女》為例

在 20 世紀末的喧囂中，鐵凝一直保持著特有的驚醒和對女性寫作的執著。正如她自己所言：「在現在這種情況，市場經濟背景下，感覺比較飄，人心比較浮躁，當然會有一些這樣那樣的名堂……如果你把文學當作一件事來做的話，不僅有『家』的誘惑和吸引力，也要有甘心當『匠』的勞動準備。我們現在的作家也需要想一想達沒達到『匠』的水平。」<sup>81</sup>甘願做「匠」的鐵凝以《大浴女》的成功取得了女性寫作在 20 世紀末的最高成就。筆者認為，從女性主義視角來看，《大浴女》是一部典型的女性寫作意義上的小說，這是鐵凝繼《玫瑰門》之後，對女性主體人格建構繼續思考的結果。尹小跳最終完成了自我的認同，這無疑是鐵凝自己對理想的女性主體自我的呈現。

#### （一）罪與罰的社會現實中的女性

究竟誰在言說性別？自我的主體和身份是否可以在性別中獲得確認？筆者認為，性別身份的認同根本上說是一種文化身份的認同。90 年代末女性作家對自己的性別身份不再猶抱琵琶半遮面，而是坦然面對。

身份問題是社會成員對自身利益、自我建構和社會關係位置的自覺主體認識。真正的自我主體意識是和人的現代性密不可分：具有現代意識的「我」要追尋自己的身份，不僅要認真思考「我是誰」，而且要有意識的去建構這個身份。如果一個社會中大秩序已經代替個體回答了「我是誰」這個問題，那麼個人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或者是完全不可能，或者變得無關緊要。如果個人拒絕這個秩序為他預

---

<sup>81</sup> 鐵凝，《鐵凝文集 5》，頁 121。

先設置的回答和早已派定的身份，那麼他就會陷入一種無效境地，一種不存在或一種實質上的死亡。事實上，中國的女性作家從五四時期集體性的登上歷史舞台開始，就面臨著「我或我們是誰」的問題。儘管張揚個性自由的「五四」姐妹們吶喊出了「女人也是人」的響亮聲音，但除此之外並沒有說出女性歷史存在的獨特性，所以性別歷史傳統及經驗的匱乏，成為女性性別主體道路上不可逾越的結構性的空白。既然自己不能成為自己性別身份的主體，那麼這就意味著以男性為主的社會秩序可以隨意設置或派定女性的身份。經歷百年的困惑和疑問，經過整整一個世紀的追尋和思索，在世紀末的文化變遷中，女性作家的性別主體意識終於獲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改觀。

進入 20 世紀 90 年代，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創建和中國步入全球化的進程，社會文化中不同因素間出現了錯綜複雜的關係，個體的主體意識也開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新情況。由於與國際女性主義接軌（1995 年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女性主義的現成理論使女性寫作及批評獲得了女性話語體系的支持。隨著整體時代語境的變遷，結合本土經驗和外來理論資源，女性作家面對既有的「社會性別」走向自我主體呈現的道路又出現了新的契機和曲折。

借助於中國改革開放程度的進一步加大，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在中國的深入推介，文化整體格局出現多元化的趨勢和女性話語空間的相對拓展，崛起的性別文化尋找到了新形式。這種新形式在文學領域表現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和女性寫作的互動，前者被學界和文壇正式認可和重視，後者引發了個性化寫作等諸多討論，兩者的相互作用共同促成了文學新景觀的出現。由於 90 年代中國社會生產和生活的深刻變革，尤其是全社會的市場化轉型，不僅主流話語中正統意識形態日益失去了主導地位，而且此時文化語境中另一個強大的話語發出者——知識分子在

文化中的影響力也日漸式微。這樣帶來的直接結果是：剛剛從傳統體制中解放出來的個體又在普遍交換和不斷發展的加速運動中，失去了基本的穩定感和歸屬感。因此，個體的自我主體呈現，形成了 90 年代末女作家寫作的基本內容。

如果說《永遠有多遠》中白大省是在尋找自我而不得中透露了女性個體生命的兩難境況，那麼《大浴女》中的女主人尹小跳則經過艱苦的努力最終走出了罪與罰的陰影，走進了她內心深處的美麗花園，使自我人格漸臻完美。《大浴女》以青年知識女性尹小跳的身心成長為主線，在她與兩個妹妹、父母，女友唐菲和前後幾個情人的關係中展開。「文化大革命」中，母親章嫵為了留在城裡而與唐醫生發生了婚外戀情，並產下了私生女尹小荃。這招來尹小跳、尹小帆姐妹倆的嫉恨，並在一次偶然的故事中，她倆眼看著尹小荃落入下水管道而不予搭救。多少年過去了，所有的人都發現這個肉體上已經隕落的小生命實際上並未死去，負罪感隨著歲月發酵，進一步改變著每個參與者的個性、愛情和命運。動盪的歲月，血淚的往事，並沒有漸離漸遠。恰恰相反，尹小荃的意外死亡宛如一顆頑強的種子，在歲月和心靈的滋養中越長越強大，逼迫著人們無處遁逃。

《大浴女》通過種種將女性生命推向醜陋的極致的文化現象的勘察，表現出社會經濟轉型時期鐵凝對女性「人性」自審的特別覺醒。鐵凝筆端的尹小跳乃是因為自己曾有過殺人念頭，因為自己所難以擺脫的罪性纏繞而痛苦不堪。作家對各自筆下的人物所進行的精神拷問均已達到了相當幽深的人性層次，讀之思之的確會令人戰慄不已。鐵凝以女性特有的細膩幽婉而不失清麗的筆觸深入到深邃的人性世界中，她在對主人公尹小跳的心靈的追問和審判上，走在了當代中國作家的前列。對尹小跳的這種執著的自我反省的品格，鐵凝深表讚賞。更難能可貴的是，鐵凝沒有將這種現象僅僅看做是尹小跳因為偶然失誤所帶來的意外收穫，而

是認定它具有相當的普遍性。這種堅韌的自我反思的能力是一個優秀的女人所必須擁有的品格。不迴避內心的罪惡，勇於正視內心的罪惡，這樣的女性才能成長成為優秀的人。

鐵凝的深刻之處，正在於緊緊抓住了尹小跳的潛隱性情結，而對尹小跳的內在靈魂世界進行了不失嚴酷的精神拷打與靈魂審判。尹小跳經歷了煉獄的磨煉而進入心靈的淨土，她逐漸從邊緣狀態走向了中心，從平凡駁雜的日常生活走向了人性透視的聚焦點。尹小跳的人性提升，也正是 90 年代末女性作家所追尋的女性生命的澄明和靈魂的博大，女性真正成為自己內心的主體依靠。因此可以說《大浴女》是靈魂的法庭，是人性的法庭，是鐵凝繼《玫瑰門》之後，又為女性從人性的角度質疑自己、認識自己、審判自己，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文本。它達到了女性文化反思的一個新的深度，創造了對女性文化負面清醒批判的歷史新高度。

## （二）男性的「祛魅」書寫

《大浴女》延續並深化了《玫瑰門》的探索，把對女性生存體驗的描摹、觀照和透析作為重點。主人公尹小跳 20 多年來不斷的進行自我反思和對話，表現出強烈的自審傾向。這既延續了鐵凝在《玫瑰門》中對蘇眉的塑造，同時又是蘇眉形象的再提高。蘇眉初次表現出了執著的自審意識，但最終她在歷史和現實的重壓下看到的是女性的宿命，她無可避免的走向了反成長的主題。但尹小跳在自己與自己的內心對話中，終於發現了「她的心房幽深寬廣無邊無際」。經過艱苦的努力，尹小跳終於走向自己心靈深處，她的肉體和她的心就沈入了萬籟俱寂的寧靜。憑借自己的不斷反思和行動，尹小跳走出了罪惡的陰影，走出了角色的累贅，走進了自己內心深處無比寬廣的花園。特別是在兩性關係的書寫上，尹小跳

和唐菲等女性形象成為鐵凝探索的核心，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陳在、方兢和唐醫生等男性形象則退居次位。

文明史表明女性權力的喪失是由性權力喪失而失去的，那麼以女性為本位的兩性關係的書寫，無疑彰顯了女性權力的賦歸，對作為性別主體的女性自我的建構具有極大的意義。鐵凝的愛的理想始終是她理解生活世界的支配性動力，但她憑借二十餘年的創作積累，以自我對女性的獨特體驗為基礎，在尹小跳身上成功的進行了一場尋覓自我、塑造自我的性別實驗。雖然尹小跳還帶著某些理想性的成分，但《大浴女》無疑強調了女性寫作在歷史中的無可替代性以及其中潛在的錯中複雜、被以往歷史和文化遮蔽的那些歷史和文化內涵。

《大浴女》從尹小跳在臥室裡翻檢方兢給自己的情書開始，這是一個從真正的女性的自我空間中展開的敘事。小說中的落難右派方兢是個引人注目的形象。鐵凝通過對這個男性人物的塑造，完成了對一個時代的男性神話的拆解。方兢在歷史的進程中，曾經遭受過不公平的待遇，承受了慘重的迫害，表現出了堅強不屈的意志。他所承受的苦難，成為他炫耀的資本，並以此獲得了人們的尊重。年輕的尹小跳同樣被方兢的故事所吸引，她崇拜方兢的才華，感動於他坎坷的人生，更經受不住他那熾熱、大膽的表白，而方兢也要捕獲更多的像尹小跳這樣的他未曾體驗過的女性。

值得注意的是，尹小跳在與方兢地關係中，實現了一個由被動向主動，由邊緣向中心的位移過程。一開始，是尹小跳因崇拜而愛慕方兢。此時，尹小跳是邊緣，方兢是中心。儘管，好友唐菲曾經義正詞嚴的勸告她，方兢有什麼資格拿他受的那點苦來嚇唬人呢？遭受歷史侵害的人萬萬千千，方兢就因為身在文藝圈，可以用電影手段誇張的渲染自己遭受的厄運和摧殘，可以從現實中索取大量的補

償而不知滿足。而唐菲的母親唐老師、舅舅唐醫生，連性命都葬送在草菅人命的歲月，誰又想到應該給予補償呢？但此時年輕的尹小跳沈湎在方競的受難英雄的光環中而不能自拔，因此也就不能窺破這個光彩照人的男人的虛偽面目，更不能對相關的歷史進行批判的反思。方競在玩弄了尹小跳的感情後厭倦了，一心想擺脫她。已經陷入了狂熱愛戀中的尹小跳向方競苦苦哀求，死死抓住虛幻的愛情不放，可最終還是被甩掉了。這讓尹小跳傷心欲絕的同時，也給予了她也一個徹底反思的機遇。負心的方競送給尹小跳一枚戒指作為送別的禮物，被尹小跳隨手扔到樹枝上，卻成為了注重實惠的唐菲牽掛和取捨的目標。後來，方競的再度出場已是因妻子亡故成了單身，但此時他並沒有喚起尹小跳的舊情復燃，而是遭到了她的更深的鄙視。這時，我們發現隨著尹小跳的自我懺悔、自我救贖的進程，她逐漸從邊緣走向了中心，相反方競則從中心淪落到了邊緣。尹小跳終於進入了「內心深處的花園」，而方競則褪下了虛假的光環成為真正可悲可嘆的人。

鐵凝對方競的揭露之深，徹底解構了男性之上的神話。那個曾經塑造了香雪等清純女兒形象的作家，此時已經變得鋒芒畢露，筆端所指直向男性虛偽的一面。這是一種歷史的決裂，一反千年男性主動而女性被動、男性觀看而女性被看的傳統敘事模式，拒絕男性讀者用觀看或窺視的方式將女性物化，瓦解了男性原本主動操控的權力控制，傳統女性及關於女性的敘事在尹小跳的自我指認中得到了更新。對於男性與女性、「看」與「被看」，鐵凝保持著清醒的認識。在《大浴女》中，鐵凝將尹小跳設置為觀看的主體，而方競則成為女性目光觀照下的客體。尹小跳對方競的情感的巨大變化中，埋藏著精神上的深刻危機感以及在這危機感中奮力掙扎，極力要證實自身價值的努力。

90 年代末，女性寫作在大眾眼裡似乎面臨著意義缺失和精神的疲軟。<sup>82</sup>但筆者認為，這種缺失和疲軟不應該單單指向女性寫作，男性寫作也或多或少面臨同樣的問題。有意思的是，女性寫作的「風光」和女性寫作質量的「不容樂觀」總是像「尊重女性」一樣的首先被推到前台來，這本身就值得琢磨。某些女性寫作的「被看」、「被欣賞」意識，和極端的「自賞」意識或許是導致一部分作品缺少獨立的人格力量和血肉充盈的精神品質的原因之一，不幸的是在今日的女性寫作中，有些女性自覺自願的站在了這樣的男性立場上。因此，對於女性自我主體的呈現以及男性魅力的祛除，依然是女性作家努力的方向。

### （三）從身體中尋求靈魂的尊嚴

《大浴女》中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是鐵凝對人物身體的書寫，特別是關於性行為的書寫佔絕了大量的篇幅。20 世紀末文壇泛濫而起「美女作家」對於隱私的展示，詩歌界喊出了「下半身寫作」的高亢呼聲，商業大潮中泛性化的作品比比皆是，處於這樣的大背景下，我們怎樣理解《大浴女》中的身體書寫呢？筆者認為，深入到小說的內部，就會發現這些性描寫絕非噱頭，而是與人物的成長相伴相隨。

法國女作家杜拉斯在 20 世紀 90 年代的中國作家群中盛行，並影響越來越多的女作家，這並非偶然。中國的歷史上有漫長的壓抑靈魂、虛構靈魂的文學傳統。出於對長期處於統治地位的反身體的文學的矯正，20 世紀 90 年代末的文學走向了新的極端，即以「下半身寫作」所代表的烏托邦，把靈魂的身體化簡單的等同於肉體崇拜。杜拉斯面對身體的坦然和身體的書寫，引領著一大群女性作家找到

---

<sup>82</sup> 劉莉，《玫瑰門中的女人》，頁 126。

了通往身體的道路。

在身體的肉體性日趨泛濫的今天，鐵凝強調身體是靈魂的物質化就顯得尤其重要。「寫作中的身體絕不是純粹物質意義上的肉體——肉體只有經過了詩學的轉換，走向了身體的倫理性，它才最終成為真正的文學身體。」<sup>83</sup>故此，謝有順將之稱為「文學身體學」，這也是寫作中必須遵循的身體辯證法。肉體必須緊緊皈依著靈魂才能完成文學性的詩學轉換。靈魂只有物化為身體時，它才真實的存在。靈魂活在物質化的身體之中。

鐵凝在《大浴女》中的身體書寫延續了《玫瑰門》中對身體的關注。敘事者公開講述女性的身體與性，講述長久缺失了的女性對異性的情慾和對這種情慾的自我意識，對男性挪用女性身體這一源遠流長、天經地義的書寫策略進行顛覆瓦解，建構完整的女性自我。鐵凝對人類性領域探測的慾望幾乎排開了全部純粹的功能性，它們完全是從心理學和社會學的層面升騰起來的，使得這種慾望下的探測所深入的是人性中各個隱秘不為他人，甚至不為自己所知的角落。

應該說，任何簡單的以性或者慾望來等同於一個整體的人，都最終不可能理解人。「人是文化和生物學之間永遠解不開的糾結。」<sup>84</sup>我們既要正視來自肉體的合理要求，也要面對內心深處克服肉體走向尊嚴的籲求。這就是說，一個人的身體既要有肉體性，同時也要有倫理性，兩者水乳交融的膠著在一起，共同構成一個複雜的有機體。正如劉小楓所言：「身體的沈重來自於身體與靈魂僅僅一次的、不容錯過的相逢。靈魂與肉體在此世相互尋找使得生命變得沈重，如果它們不再

---

<sup>83</sup> 謝有順，《話語的德性》（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頁 189。

<sup>84</sup> [美]馬克·愛德蒙森著，王柏華、馬曉冬譯，《文學對抗哲學——從柏拉圖到德里達》（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頁 21。

相互找尋，生命就變輕。」<sup>85</sup>來自靈魂的叫喊總是讓身體騷動不安，一個正常的人終生都在追求靈魂和肉體的安好。

不可否認，《大浴女》中存在多處性行為描寫。在小說中，鐵凝以空前的膽識切入女性的原慾世界。之所以說是「空前的膽識」是因為中國的傳統是「談性色變」的。中國的傳統道德、倫理對社會成員的性需求持一種低調處理、壓制、貶斥的態度。「性」對於中國人特別是女性而言是一個知識死角、心理禁忌、言說盲點。而在一些男性寫作文本中即便寫到了性，處在性關係中的女性也不過是作為物化的慾望對象而存在，擁有或征服女性的身體象徵著男性的力量信心和生命力，如張賢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賈平凹的《廢都》等文本即是如此。女性被男性繳械到連性的權力都無法自主，正如孫紹先所說：「女子在男權社會已經被壓向自己最後的一點領地——性的權力。而男子在這個問題上依然以自我為中心向女性橫施禁令。」<sup>86</sup>而「純潔的愛、精神的愛，為愛犧牲慾望，都是為偉大男性變造的神話，而女人的肉體需要並未成為主體的一種需求」。<sup>87</sup>因此，鐵凝對女性身體慾望的敘寫，不僅表達了女性生命本體的內在慾求，而且也是對男性敘事中女性被物化處境的突圍。在鐵凝看來，「性」是人的天性，女性也同樣有表達慾望的權力；女性對自身壓抑已久的內在激情的渴望是以肉體覺醒為顯現的，某種程度上，肉體的覺醒代表了女性主體自我的覺醒。

作為一個有著強烈的女性意識的作家，鐵凝顯然並不否認女性個人化寫作的價值。為了凸顯被男權文化遮蔽的女性經驗，鐵凝打開了一片女性的私人空間，著力展示尹小跳從生理到心理的成長、發育、成熟的過程。主人公尹小跳不是男

---

<sup>85</sup> 劉小楓，《沈重的肉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 95。

<sup>86</sup> 孫紹先，《女性主義文學》（遼寧：遼寧大學出版社，1978），頁 90。

<sup>87</sup> 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頁 56。

人的慾望對象，不是男人的附庸，她是自己那有情有慾的血肉之軀的主人。然而作為一個慾望主體，尹小跳不只是有肉體的慾望，更是有精神的慾望。鐵凝並沒有將筆侷限於尹小跳的肉身體驗之中，而是拓展開去全面的敘述她的生命體驗和追求。尹小跳的可貴在於並沒有沈湎於自我的肉身慾望，而是在罪與罰中不斷的認識自我、完善自我。尹小跳先後與方兢、麥克和陳在發生性關係，性與她的戀情相伴相隨。鐵凝特別將尹小跳和陳在的肉體之合放在了小說的高潮，疊合了文學的高潮和性的高潮。這裡出現的「性」瘋狂而美麗。例如，一次在野外，陳在擲了一把灌漿的麥粒讓尹小跳吃，她咀嚼著，於是在一棵「安詳的核桃樹下」，尹小跳向著太陽和陳在把自己打開，讓陽光和陳在的愛撫照耀她。她使他觸目驚心，陳在永遠記住了在剔透的陽光下她那塊光彩照人的顏色。如此優美的性行為，已經超出了赤裸的肉身慾望，難怪主人公會體味到「心靈澄淨高尚」、「愛情甜美深沈」。伴隨著肉體的愉悅，心靈也在尋求尊嚴。尹小跳終於意識到自己奪人之愛的卑劣，因此斷然中止了進行中的與陳在結婚的計劃，毅然把自己的未婚夫還給了他的已經離婚的妻子萬美辰，因為尹小跳感受到萬美辰還深深的愛著已經被自己奪走的陳在。

幾千年來，由於男權文化的遮蔽，女性失去了自我，女性對其性別的基本特質和內涵充滿了困惑，鐵凝卻從女性生命本體慾求的角度給出了答案。她對女性軀體的自然呈現、對女性身體慾望的表達，衝破了傳統的禁忌而對男權文化構成了帶有先鋒意味的徹底顛覆。然而，鐵凝並無意顛覆男權，而只是以真誠的態度對女性的生命本體進行真實的表達，因此，她並不因母性情懷被視為傳統的女性操守而一味的否定它，而是把它作為女性的本原性特質進行了彰顯。鐵凝集先鋒性與傳統性於一體，避免了女權主義的極端式書寫，而沒有陷入「女人中心論」

的窠臼，同時也掙脫了純粹的女性主義的狹隘。正是這種帶有中庸色彩的文化立場使鐵凝對女性主體內涵做出了深刻的闡釋。

## 結論

長期以來女性在大而化之的「人」之下，無視乃至失去了性別自我，性別幾乎成為了一個空洞的能指。而實際上，個體自我並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不僅附屬於特定的種族、民族，還屬於性別。女人因為性別之差，終生背負著性別強加於自我的命運，退回到家庭，在社會上、歷史上消失了身影。即便是隨著五四運動，特別是新中國的成立，女性開始走上社會，但這也並不就等同於婦女解放，相反婦女問題仍然在社會中普遍存在，就連知識女性中的作家也概莫能外。如果說認知也是一種權力的話，本論文就選取一個司空見慣但又長期被忽視的視角——性別，借助於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和中國本土經驗反思當代女作家的性別身份認同和女性自我意識問題。

本論文以改革開放以來創作力不衰、新作頻出的女作家鐵凝為中心，考察她女性意識的轉變及對女性文學的影響。期間，既涉及鐵凝自己的創作轉變，又聯繫中國自五四運動以來，特別是新時期以來女性觀念的轉變。本論文在點與面的結合中，力圖展現一個不斷挑戰自我的女作家性別自我的成長過程，勾勒出 80 年代以來女性作家的女性意識的三個階段。通過前面三章的分析，筆者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當代女作家的女性意識建立不同於西方，具有中國自己的特點。

西方啟蒙運動開始就出現了女權主義思想的萌芽，特別是在 20 世紀初期和

20 世紀中葉先後經歷了兩次女權主義運動的高潮，因此具有深厚的婦女爭取自身權利的戰鬥傳統。在西方國家中，婦女的法律地位是隨著經濟發展、女性自覺的運動而逐步提高的。西方女性主義所理解的「女性身份」是從西方女性的歷史命運和社會文化機制出發，因此，她們立足於明確的女性性別意識，以性別作為身份認同的起點，特別強調基於女性生理和心理的獨特性而形成的帶有本質論色彩的女性寫作（如西蘇、萊克勒克等人對「軀體寫作」的大力宣傳），或者強調女性在整個既成文化體系中的邊緣地位和解構意識。

與此相對照，首先，在漫長的社會歷史中所形成的「男尊女卑」、「三從四德」等女性價值觀念和道德禮教觀念不是短時期內可以清除的，所以中國婦女解放自己的歷史要短、意識要弱。其次，與西方婦女解放相比較，中國女性缺少自我解放的壓力和經驗，沒有經歷西方女性的那種痛苦自我追尋過程，因此在被動的接受男女平等思想的同時，缺乏對女性自身和對男性的客觀認識，沒有建立起自覺的主體意識。再次，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社會性別觀念與西方受本體論影響的社會性別觀念不同，它不認為人有超越社會存在的本體，而認為男女是由一整套規範指示明確的人倫關係構成。在傳統中國，性別並非孤立自存，而是與階級等級和長幼年輩構成了三重身份等級制。最後，男性在中國婦女解放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且女性自身的問題又多次被國家、民族話語所遮蔽、利用，甚至改寫。因此，中國婦女並沒有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形成明確的自我解放和自強不息的心理素質。鑒於這些複雜的國情，中國當代女性作家的女性意識和性別身份認同是與中國具體的歷史傳統、社會現實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這表現出與西方女性主義理論極大的不同。在文化失真的困境和尋找自我的艱難中，性別身份認同是女性作家尤其要面對的重要問題。這既影響了女性文學的發展面貌，也從另一

個角度提示我們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對中國語境的陌生。從性別身份認同這個視角，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女性解放及女性寫作的道路任重道遠。

第二，以往學者對於鐵凝作品中女性意識的研究僅從男權解構或女性性別意識建構某一單方面入手。但筆者認為鐵凝的女性身份認同的貢獻表現在於對父權制文化和女性自身的清晰審視與批判，並在解構的同時致力於女性主體性的建構，是一個解構與建構同時並行的過程。

鐵凝在 20 世紀 80 年代中後期集中筆力展開對父權制文化的批判，並以對歷史和文明的深刻洞察而被評論界稱道。她在 90 年代將解構的鋒芒指向女性自身的負面文化，清醒的看到了主流文化和剩餘文化包圍中的新興女性文化的困境。鐵凝正是在文化和生命的雙重知性視角下進行女性歷史傳統和現實經驗的書寫，並通過這種書寫探尋女性作為性別群體歷史存在的特殊性，從而開始了對女性性別身份的辨識。對鐵凝來講，性別文化身份的認同絕非重新回到父權制文化體系中認同不平等的男女二元對立的差異，而是一種批判性的認同。這種認同既包含文化的解構，同時又包含文化的建構。鐵凝完成了對父權制文化系統及系統內對女性主體再生產的雙重解構，為建立新的女性文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她對身體寫作的嘗試、對女性自審意識的關注都開啟了 90 年代女性寫作對於性別差異性的想象。鐵凝以豐滿的作品序列帶動了女性文學由 80 年代初期的「人的發現」轉向了 80 年代中後期的「女性的自覺」，女性個體的心靈世界才真正得到書寫，跨越了近一個世紀的女性寫作才擁有了自己的天空。

第三，筆者認為，鐵凝對「反思對話體」的創新說明了性別身份認同發生變化，女性寫作的面貌（包括歷史的重構、文化的想象、表現的手法和語言的運用等）也隨之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首先，女性文化影響了反思對話體的生成。按照中國女性研究的開創者李小江的劃分，改革開放後的婦女運動走過了四個階段：婦女問題誘發期（70年代末—80年代初）、理論探索時期（80年代初—80年代中）、婦女運動的高峰期（1986—1989）、鞏固成果、縱深發展時期（1990—1996）。<sup>88</sup>應該說，鐵凝的性別意識從朦朧到明晰的過程幾乎與上述的四個階段相互吻合，特別是婦女運動高潮期的到來也正是鐵凝真正有意識的思考女性問題的開始。從1984年開始構思，到1986年真正動筆，再到1988年7月六易其稿最後完成，《玫瑰門》的創作過程真實的反映了鐵凝對女性歷史和命運進行反覆思考的過程，而這同時也是作家自身的主體性逐漸生成的艱難過程。

其次，鐵凝對自我的反思和審視促成了反思對話體的出現。女性的客觀歷史存在和女性的主體經驗都使得女作家的主觀世界與男作家的主觀世界形成很大的差異，特別是對一個逐漸萌生了自己對女性世界獨特觀照的角度的女作家而言，她更會產生掙脫既有文化中的思維定式的急切慾望。從這個意義來說，反思對話體的出現既是鐵凝本人女性意識增強的結果，也是女作家對走出女性宿命怪圈的追問結果。

最後，反思對話體是鐵凝對抗男性作家的「影響的焦慮」的結果。女作家的創作帶有一層性別的焦慮——面對強大的男性文學傳統和少得可憐的女性創作歷史，怎樣才能實現女性的創新，以免在自己的文體中充斥著太多男性的聲音？筆者認為反思對話體的出現，是鐵凝抗拒男性作家「影響的焦慮」、凸顯女性自我的結果，因此在「多聯」之聲中我們能夠更多的聽到來自女性心靈深處自己的聲音。鐵凝只有在新的文體中才能更好的實現創造性的轉化，將自我靈魂深處的

---

<sup>88</sup> 李小江，《告別昨天——新時期婦女運動回顧》（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頁3-15。

女性秘密通過對話與反思的形式有效的表達出來。

由此，筆者的核心觀點在於兩點，其一，鐵凝通過女性性別意識的自我覺醒和女性身份的自我認同兩方面的探索最終實現女性主體意識的自我呈現。其二，鐵凝對於「反思對話體」這一新的敘事模式的創造是對於男權文化深層解構的表達，通過對女性自我靈魂深處的審視來抗拒男性文化的主導權。在女性意識建構和男權文化解構的雙重軌跡中實現女性文學創作的女性權利。

以上僅從性別身份認同的角度看鐵凝對新文體的創新。鐵凝創作風格由最初的青純到後來的冷峻，這種轉變在女作家中很具有代表性。多數女作家都是以一種得到認可的所謂「女性」的方式開始她們的寫作，而當她們轉向漸趨自覺的心路歷程和對女性真實生存境況的描述時，女性作為話語主體就呈現出一種顛覆或異己的力量。由於自覺的女性性別立場的介入，女性作家對歷史、文化和文明都有了新的觀照視角並產生了新的觀點，因此表現出了女性作品所特有的「反轉」現象，甚至表現出了重寫文學史的強勁動力。

## 參考書目

- 鮑曉蘭，《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譯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
- 盛英，《中國新時期女作家論》。石家莊：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
- 盛英：《二十世紀中國女性文學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
- 陳順馨，《中國當代文學的敘事學與性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 陳晨，〈鐵凝筆下的女性世界〉，《西安聯合大學學報》，期1，1997年，頁3-18。
- 陳立萍，〈論鐵凝對女性模仿性生存的女性敘事〉，《長春大學學報》，期3，2006年，頁55-69。
- 陳思和，〈現代都市社會的「慾望文本」〉，《小說界》，期3，2000年，頁4-16。
- 程桂婷，〈未及盛開便凋零——鐵凝的《笨花》批判〉，《當代文壇》，期5，2006年，頁27-40。
- 戴錦華、孟悅，《浮出歷史地表》。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 戴錦華，〈真淳者的質詢——重讀鐵凝〉，《文學評論》，期5，1995年，頁28-45。
- 賀紹俊，《作家鐵凝》。北京：崑崙出版社，2008。
- 賀紹俊，〈女性覺醒：從傾訴「她們」到拷問「她們」——論《玫瑰門》及其文學史意義〉，《海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期2，1992年，頁20-41。
- 郝雨，〈慾的突圍與潰敗〉，《小說評論》，期5，2000年，頁12-26。
- 康正果，《女權主義與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 劉莉，《玫瑰門中的女人》。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 劉惠英，《走出男權傳統的藩籬——文學中男權意識的批判》。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
- 劉小楓，《沈重的肉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 李平，《世界婦女史》。海口：海南出版社，1995。
- 李小江，《性別與中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
- 李小江，《告別昨天——新時期婦女運動回顧》。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 李銀河，《女性權力的崛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 林樹明，《多維視角中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 林樹明，《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5。
- 林吉玲，《二十世紀中國女性發展史論》。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5。
- 樂黛雲，〈中國女性意識的覺醒〉，《文學自由談》，期3，1991年，頁9-21。
- 孟曉雲、鐵凝，〈與文學一起成熟〉，《人物》，期2，1999年，頁19-30。
- 南帆，〈軀體修辭學：性與肖像〉，《文藝爭鳴》，期4，1996年，頁17-29。
- 孫紹先，《女性主義文學》。遼寧：遼寧大學出版社，1978。
- 沈紅芳，《女性敘事的共性和特性——王安憶、鐵凝小說創作比較談》。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
- 鐵凝，《鐵凝文集》。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
- 譚正壁，《中國女性文學史》。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
- 王岳川，《後現代主義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 王春林，〈蕩滌那複雜而幽深的靈魂——評鐵凝長篇小說《大浴女》〉，《小說評論》，期6，2000年，頁26-37。
- 汪曾祺，〈汪曾祺說鐵凝小說《孕婦和牛》〉，《名作欣賞》，期3，1998年，頁20-33。
- 徐坤，《雙調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寫作》。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 蕭紅，〈鐵凝早期作品中的暗流：《灶火》和《麥秸垛》的分析〉，《南方文壇》，

期 2，1993 年，頁 56-77。

謝玉娥，〈「大慾」之後的「大浴」——「大浴女」性別意向解讀〉，《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期 4，2000 年，頁 12-24。

閔紅，《鐵凝與新時期文學》。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13。

閔紅，〈《笨花》：女性敘事的隱痛及其藝術解決〉，《當代文壇》，期 5，2006 年，頁 41-55。

葉舒憲，《性別詩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于青，〈走出「玫瑰門」——談女性文學中的「自賞意識」〉，《文藝爭鳴》，期 3，1989 年，頁 32-41。

于展綏，〈從鐵凝、陳染到衛慧：女人在路上——80 年代後期小說女性意識流變〉，《小說評論》，期 2，1994 年，頁 15-23。

張京媛，《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張京媛，《女權主義文學》。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

張岩冰，《女權主義文論》。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著，桑竹影譯，《第二性》。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

[美]凱特·米利特著，鐘良明譯，《性的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美]貝蒂·胡克斯著，曉征、平林譯，《女權主義理論——從邊緣到中心》。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

[美]馬克·愛德蒙森著，王柏華、馬曉冬譯，《文學對抗哲學——從柏拉圖到德里達》。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

[美]埃克裡·H·埃克里森著，孫名之譯《同一性：青少年與危機》。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

[美]愛蓮·H·弗雷澤著，張亞力譯，《女人與性角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

[挪]陶麗·莫依著，林建法、趙拓譯，《性與文本的政治》。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2。

[英]伊莉莎白·萊特著，王文華譯，《拉康與後女性主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英]雷蒙·威廉斯，《馬克思主義與文學》。牛津：牛津大學出版社，1977。

Elaine Showalter, *The New Feminist Criticis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5.

k. k. Ruthven, *Feminist Literary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V. Spike Peterson and Sisson Runyan, *Global Gender Issue*.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3.

